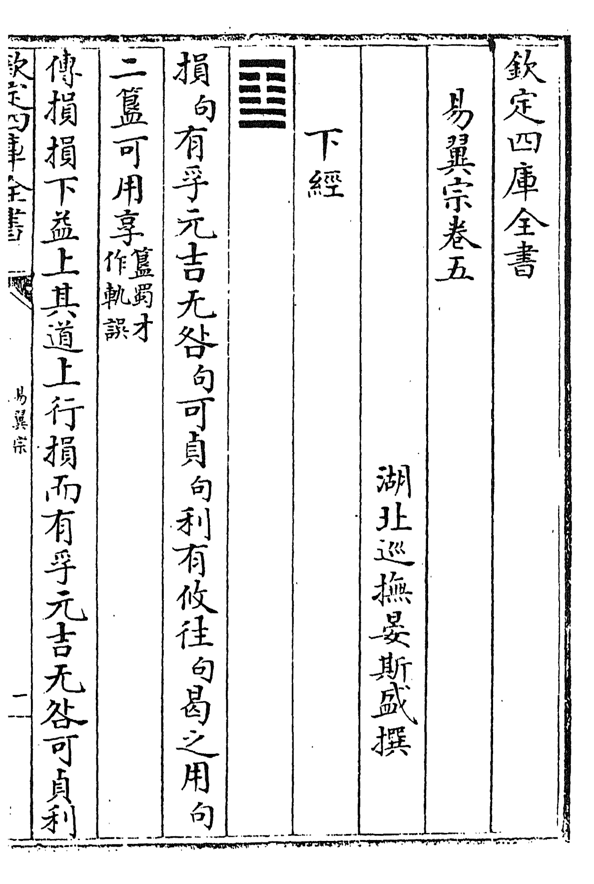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易翼宗卷五

湖北巡撫晏斯盛撰

下經

䷨

損句有孚元吉无咎句可貞句利有攸往句曷之用句二簋可用享簋蜀才作軌誤

傳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

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大象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繫辭損德之修也損先難而後易損以遠害序卦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雜卦損益盛衰之始也

子夏傳孔子讀書至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答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是以嘆也又淮南子引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曰或利之適足以害之或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間不可不察

三陽三陰乾坤否泰之分際與益相反覆而本卦上下又自相對待上卦陰多下卦陽多陰主文陽主質當減下卦之陽以補上卦乃不至陰多於陽文浮于質故傳曰其道上行此卦之所以名損也上下卦陽皆應陰故有孚孚則以陽益陰元陽為之主矣故元吉彼此相濟陰陽不愆故无咎正道也茍可貞道在上行故利有攸往夫以陽益陰尚質之道也以質為文而彼此取稱足以徵信則質也者孚之實也不必

縈縟之多儀而神明可鑒故又申之曰此尚質之道果何如乎如享祀之禮因將潔粢豐盛備物致敬然與其敬不至而物有餘毋寧物不及而敬至也雖二簋可也蓋其為可損之善物也故傳曰應有時

先儒皆據六三爻辭三人行則損一人謂乾九三升于坤上為損之主非也每卦反覆相推之中又有陰陽對待大分當從其大者觀之上經乾坤之後閱十卦而至泰否下經咸恒之後閱十卦而至損益泰否

小乾坤也兩卦相對待而本卦亦相對待也損益類咸恒也澤山為咸而山澤則損雷風為恒而風雷則益亦兩卦相對待而本卦自相對待也萏泰之下損一陽以益上則為損否之上損一陽以益下則為益其實山澤風雷自相對待本卦之損合兩體觀之則上卦陰多下卦陽多而陽當損以益陰從泰之損下一陽成損之象以為之綱也是故初爻曰已事遄往又曰酌損之是初固損以益四也二爻曰弗損益之

之指五而言益之則損在其中若夫三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以泰之乾去其三之一也一人行以下卦止一陰孤行而上得損乾之一陽為艮之上以為益也四之損疾因初之遄往而見五之或益因上為損以益下之主而言上九弗損益之以乾一上行故不見其損而實已益若專以三為成損之主則初之酌損之謂之何且卦爻之變皆自下而上無獨從三起者來氏知兩卦之覆推然其所謂三行上而居四者幾

成以隂益隂西河知泰否之推移而亦以三為損之實皆失之傳曰損下益上下謂乾初上謂坤六各爻損益皆酌盈劑虛損陽益隂

䷨○

初九句已事遄往句无咎句酌損之已虞翻作祀遄荀爽作𢘅俱誤

傳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已事已然之事當損者也而時值其初上應于四彼正須陽遄往速以益之也彼須益而我益之何咎之

有因其事之相須而往則已稱量乎時之宜矣故曰酌損之紲華式靡初以為質也遄往于事後則酌損已在其中故傳不重釋

䷨

九二句利貞句征凶句弗損句益之

傳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陰陽進退適中而已損也者損其多以益少中也得中而復損之則嗇矣是故弗損乃所以為益九二得

中正也故利貞不當復有所往往失正矣故凶夫所謂利貞者守已之道也尚質之事也人心風俗由此而淳是弗損乃所以為益也傳專言九二利貞則弗損之益已見矣

䷨

六三句三人行句則損一人句一人行句則得其友

傳一人行三則疑也繫辭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言致一也

三人乾本三陽也損一人減一陽以居上也一人行坤之一陰獨行于内也友上剛之應也葢就乾三陽觀之則已損其三之一矣就坤三陰觀之則分一陰以行於下而其乾所損之一陽實為益之主而相與為應損之為益如是皆以陰陽配偶之精而言故繫辭傳復就天地男女言之致一亦即本傳所謂不疑者也

䷨

六四句損其疾句使遄有喜句无咎

傳損其疾亦可喜也

天下之當損者孰如疾哉今有瘵羸者于此忽得補劑以益之則霍然起矣雖疾可樂也視无妄之勿藥若異而視恒之貞疾已遠故亦可喜即咎之所以无也四柔甚而初九應故有此象

楊氏萬里曰六四以柔居四得初九之陽以為應損其疾

者也初言遄往四言使遄蒞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

䷨

六五句或益之句十朋之龜弗克違句元吉

傳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乾損一陽以益上此損之由名傳曰其道上行上益卦之主也損之所以為益也六五虛中居尊比近相承謙而能受傳曰自上祐謂上九也乾之一陽上升者正為我助其益也洊至而疊來不一而足也故曰

或益之或者衆辭也多辭也十朋之龜大龜也弗克違言卜之而從也張子所謂龜弗違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者是也人事天道交相應也得乾元之助本然至善者也故元吉

楊氏時曰柔得尊位虚已而下人則謙受益時乃天道天且不違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宜其益之者至矣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郭氏雍曰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能

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也

○䷨

上九句弗損句益之句无咎句貞吉句利有攸往句得臣无家

傳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下益上其道大行上固損以為益者也故明揭之

曰損而弗損也直益之矣此卦之主爻故无咎貞吉與卦辭同无咎云者損而弗損无所為咎也貞吉云者損而為益正所以為吉也利有攸往道上行也得臣无家益之大者貞吉之至也以陽助陰損有餘以補不足成艮虛而有光統衆陰以效順故傳曰大得志大謂陽

王氏䎘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弗損益之得臣則萬方一軌故无家也

䷩

益　句　利有攸往　句　利涉大川

傳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大象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繫辭包犧氏殁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葢取諸益益德之裕也益長裕而不設益以興利序卦損而不已必

益故受之以益

三陽三陰損之覆推艮剛下為震兊柔上為巽陽與陰交陽益陰也而巽震又自相對待陽與陰配亦陽益陰也益之所以名也陽君陰民損上益下象即事也上之損而實以益下二五中正為益之主無少屯滯四海蒙休被潤澤而大豐美民之説即道之光也道之光即慶之所以集也何往不利而又言利涉大川者以卦之兩質言也巽震皆木而虛其中有舟象

馬渙與中孚之似也故其辭同震動巽入進而无疆舟之利也卦之德也要皆陰陽施生之理時行不息之道也

䷩○

初九句利用為大作句元吉无咎

傳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作工作也大作如四所謂為依遷國建城郭宫室之事也初自損之上而下下為益之始六四相應民心

樂赴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利用之也傳曰下不厚事猶所謂不以為泰者言不惜其力自忘其勞也此本然至善之事何過之有故无咎

䷩

六二句或益之句十朋之龜弗克違句永貞吉句王用享于帝吉

傳或益之自外來也

本爻即損之五而六二中正九五正應受五之益志同道合益之最盛者其曰或者不一而足之詞此事之必然無疑者也又曰永貞者二得坤貞亦屬臣道必如是而後吉以此享帝天亦降之福其益更不可勝言也傳曰自外來謂五也

郭氏雍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益之也王用享于帝吉天益之也天且弗違況于人與鬼神乎

䷩

六三句益之句用凶事句无咎句有孚句中行告公句用圭 王肅本圭字上有恒字謬

傳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受益之位也故曰益之然危地也震極也故其用為凶事如水火眚𦺋之類及患難非常之事六三虛而能受上九應之不失其為益故无咎然曰凶事則國之大事矣未信而動可乎陰陽相合有中孚之

象馬舁在前也如是可以行矣中行行人之官也告公告行於公也用圭行人之幣也皆用凶事之所有事

朱子語類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蔡氏清曰當益之時概當得益而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故為益之以凶事之象雖凶事亦益之也所謂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曾益所不能也

六四句中行告公句從句利用為依遷國

傳告公從以益志也

中行告公因上文而言從者與初近五又有初九之應也利用為依遷國因初九之應利用為大作而言

六四承五志在益下念切民依遷國大事詢謀僉同此其所以利也程傳曰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者順下而動也

䷩

九五句有孚惠心句勿問句元吉句有孚句惠我德

傳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五陽剛得中居尊益下之主六二以中正弗違者應之陰陽相得孚甚矣惠者益之實心者惠之本孚惠心惠由於其心也勿問無計功謀利之見益道之大善也惠我德由我出之人皆利之也有孚惠者其心自勿問而元吉然有孚惠如是人亦德我自然之應

也

呂氏祖謙曰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不感是計功謀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應乎

䷩

上九 句 莫益之 句 或擊之 句 立心勿恒 句 凶

傳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繫辭子曰君子安

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以陽剛而居益之極極則益盡而不可復益矣不但莫益之也且或將擊之矣所以然者益之為道日進无疆與時偕行而上九器盈不可復益已失其道是其心之不恒取敗之道也故凶

䷪

夬句揚于王庭句孚號有厲句告自邑句不利即戎句

利有攸往

傳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大象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序卦益而不

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雜卦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五陽一陰與姤豭推當剛長之時而一柔掩于其上勢在必決者也故名夬上切近五而乘之以柔聲其罪而去之可也故曰揚于王庭五剛相連是衆孚而羣號也亦共危之也而相示以為不可忽孚號之心也故傳曰其危乃光是以先治其內而後可以攘外邑近邑也告諜議周詳訓飭慎密也陰敢自肆而驟

以武勇勝之彼將大逞其技以為亂所傷者必多矣故不利即戎而惟是羣陽以漸而進則衆正滿朝隂邪自消矣卦之為德内健外說即為去惡之道也

先儒孚號斷句有厲又句是孚號而有厲矣非也有厲即孚號之心也傳所謂其危乃光也

胡氏炳文曰以五陽去一隂而彖為警戒危懼之辭不一葢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其肆也有

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復利往往而為臨為泰為夬也夬利往往而為乾也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而為敵君子固無時不戒懼尤不可于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

䷪○

初九句壯于前趾句往不勝句為咎趾荀氏作止

傳不勝而往咎也

當夬之初任壯而動非孚號有厲之心也前趾謂初

體剛而動故壯壯于前趾則竟往矣往必不勝不勝則小人得志而君子之勢失其過不可補矣故為咎

蘇氏軾曰大壯之長則為夬故夬之初九與大壯之初九無異

朱子語類曰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

九二句惕句號句莫夜有戎勿恤惕荀爽翟元俱作錫謬

傳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內敬號外誡象所謂孚號有厲者也九二剛而得中夬之善道故與象辭同莫夜有戎陰警也恤憂也勿憂素備無虞也此則象所謂其危乃光者矣張子曰警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厲雖有戎何恤

☰

九三句壯于頄句有凶句君子夬夬句獨行遇雨若濡

有慍句无咎頄鄭元作頯云夾面也蜀才作仇字聲之誤明張氏晉王本作𬱖後人謬改

傳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當剛勝之時居偏危之地恐其過也而上六正應隂陽相合疑于汚也故分別言之以盡其情以善其道頄音逵顴也壯于頄猶言發怒見于詞色者也衆剛同欲決隂而上六正應反若引以為援能無怒乎怒則過矣非決而和之道凶也君子處此惟有夬之又夬不為六移應與之間雖獨有因緣而當之若

况獨行遇雨而身已若濡但愠于心而不遽形于色則孚號有厲夬而和者即在是吾志已定小人終去可補過矣故无咎王允之于董卓温嶠之于王敦事有類此者

辭之分别文情本自較然而先儒以為差錯胡安定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程子移其文曰壯于頄征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皆不安葢未嘗將壯頄有愠分

別本爻應爻而深玩之也

陸氏希聲曰當君子之世而應小人故外有沾污之累內有愠恨之心然後獲无咎者志有存焉

○

九四句臀无膚句其行次且句牽羊句悔亡句聞言不信次說文及鄭本俱作趑一作跌且馬云助語一作趄李鼎祚作趑趄牽子夏傳作掔

傳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兌上體之下而居後故為臀變坎則陷故无膚次且

與趑趄同九四當羣剛決柔之際而剛在兌悅之初懷疑不進悔之道也兌為羊牽制也牽制于兌不變為坎可以亡悔不失為夬而兌變坎為耳為聞言其位不中不正則內無所主故為不信乾為言告自邑者也九四雖近而聞之而柔靡居心面從而實背之此行所以次且也利有攸往而不能往也此君子中之小人視九三之夬夬者遠矣當夬之時其何恃哉

方氏疑本義讓羊使前而隨其後則羊乃衆君子之

象而以謂就兑羊之象言之則羊還是九四是矣至謂羊性善觸不至羸角不已聖人教以自牽其羊抑其很性可以亡悔亦壯頄有凶之意則與傳所謂位不當者不合聞言不信雖分釋而位不當則本爻之大旨也

☰☱

九五句莧陸夬夬句中行无咎陸蜀才作睦誤

傳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陸二草名朱子語類曰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草陸一名商陸者是也二草䌓生以喻小人之滋蔓九五切近上六為夬之主故夬之又夬然懼其過也而九五中正故因其廹而怒之深勿以其細而發之易斯揚于王庭孚號有厲之心行之得中故无咎彖傳曰其危乃光也本爻傳曰中未光謂中之夬夬有輕視上六之志必不過激而後可以无咎也三應六故重夬夬五近六故重中行觀傳發明可見

上六句无號句終有凶

傳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已盡矣隂至消極可無所用其孚號矣然隂之端倪結于兊體因其柔說而忽之將有破裂而不可收者故凶傳曰終不可長文義甚明猶然其危乃光之意也兊說六柔無號矣凶之道也本義謂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巳盡無所呼號終必有凶程傳謂无用

號咷畏懼終必有凶蔣氏悌生謂傳義似為小人謀俱未解傳意

䷫

姤句女壯句勿用取女姤鄭本作遘馮椅云王洙改今文為姤毛西河云雜卦傳石經亦作遘張氏明晉王本作媾義同取陸德明作娶又郭京本無女字俱妄改

傳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大象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序卦決必有所遇

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雜卦姤遇也柔遇剛也

一陰五陽夬之覆推不期而會曰遇姤之為遇羣剛之下柔忽然來也柔之初進其幾甚微然浸長之勢從此而始是陰為之主以此取女未必能貞為其近羣陽而巽以入之也巽長女亦壯之象幽王之得褒姒高宗之立昭儀明皇之立貴妃歷代女禍皆不謹始之貽不爽之應

馮氏椅曰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為

彖王洙易改為今文為姤雜卦猶是古文鄭本同按今文先於古文改遘誤也姤雖今文實則初本

䷫

初六句繫于金柅句貞吉句有攸往見凶句羸豕孚蹢躅柅子夏傳作鑈蒼頡篇作檷王肅本作柅蜀才本作尼俱誤

傳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金柅本義謂所以止車以金為之來氏謂柅者收絲之具金者篗上之孔毛西河謂金柅弱木實如棃而

黄未見定義然朱子本程傳程傳本漢儒舊解義較長仍從之柅以止車而繫之則不行可知初六一陰而遇羣陽在方進之時猶可及止也止則不自失其身貞道也故吉不然貪于所遇而有所往則喪其所守女禍滋張必見凶矣如羸豕之初孚而蹢躅跳擾也夫狐媚惑人入宫見疾可醜之態其端已露可不謹哉

九二句包有魚句无咎句不利賓包荀爽本作肥明晋王本作庖俱非

傳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初姤之主質陰下翔魚象也九二切近相比所居得中足以制初故曰包有魚包而有之其義専一不可有二是故初與四應則四固賓也而二以比近相遇物有所主故无與于賓若四起而爭之則犯義矣其何利哉

李氏開曰剝之貫魚姤之包有魚皆能制陰者也

胡氏炳文曰包如包苴之包容之于内而制之使不得逸于外也

☰○☱

九三句臀无膚句其行次且句厲句无大咎

傳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三在下體之上亦臀也姤三即夬四故辭略同而彼以位言此以勢言貪初柔之遇而二間之次且欲進至於危厲剛動之故也然剛居下體不牽連于四不

應于初終不犯體仍無大咎則又其位之善于夬四者矣

䷫

九四包无魚起凶

傳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與初為正應當遇者也而已遇于二矣是初陰本已所當有之物而不為已有則其居于四也僅擁虛位而于正應也亦抱虛名論陰陽之義則如夫之不

能有其婦論上下尊卑之分則如君之不能有其民其事已出常情之外其變必在蕭牆之内凶雖未見然由此而起矣陰陽之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或曰魚之无非四之罪然四之所以遇此者槩可知也且四終不能忘情于初也欲无凶得乎

䷫

九五 句 以杞包瓜 句 含章 句 有隕自天 以子夏傳作作郭京作似包子夏傳作匏俱謬

傳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陽剛居尊得中而正制姤之主又于初陰不比不應其下視之如杞之髙而下以包瓜絶不相與者然而變而為離有文明之象故曰含章以至尊之位中正之德不邇不殖天德内藴則制陰之任在已所謂勿用取女者天運可自我回也至姤轉為復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傳曰志不舍命亦于其中正而知之也

上九句姤其角句吝句无咎

傳姤其角上窮吝也

姤者一陰之生也九二而外諸陽之所忌無取乎遇也九三為二所間不相遇也故厲而无咎上九則其去初陰為益遠矣尚何咎哉但感遇者又忌其窮九以剛居上堅不可移物之角象之是終不求遇者亦終無所遇矣人至于無所遇遺世違衆行何之乎吝矣

徐氏幾曰上九處姤之窮與初無遇雖吝亦无咎陰不必遇也

䷬

萃句亨句王假有廟句利見大人句亨句利貞句用大牲吉句利有攸往項氏安世曰卦名下元無亨字獨王肅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按馬鄭註虞本俱無此字

傳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

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大象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序卦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雜卦萃聚而升不來也

二陽四陰與升覆推與比相似六十四卦中二陽相連者五小過在互中名義故別至二陽在初二曰臨二陽在二三曰升名相近似至二陽在四五曰萃二陽在五上曰觀名既相近而觀之彖曰盥而不薦萃之彖曰王假有廟皆以祭起義萃艮為宗廟兌為巫

坤為衆為土而陽涖于五上故曰觀上有一陰以二陽在坤上而中含故曰萃凡觀之盛莫盛於灌將之際萃之䖏莫䖏於假廟之日以萃言之坤順兊說五剛得中有應于下萃之實也王者合萬國以享先王順且說精之所萃昭格誠至坤户兊巫有廟象焉故曰王假有廟九五位尊大人也九四相比羣陰相協而應故利見孝治天下君臣皆會典也禮也故亨且貞大祭必用牢故用大牲又坤為牛亦牲象坤順應

五故利有攸往物之所聚即情之所向天地萬物無

有二致

趙氏汝騰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爲比陽居五與四

而四陰從之爲萃二卦相似然比者衆陰始附之初

聖人作而萬物睹之時也萃者二陽相比羣萃而歸

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

何氏楷曰用大牲吉承王假有廟言利有攸往承利

見大人言

䷬

初六句有孚不終句乃亂乃萃句若號句一握為笑句勿恤句往无咎 握傅氏作渥鄭氏亦讀屋

傳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也而慮其不終以四五皆陰之萃也視比之一陽當五終來有他吉者異矣將萃四乎而五為萃主將萃五乎而四為正應雖孚于四而其志亂矣則甚矣專一之為貴也若專號乎五則一握手而為笑矣勿

徒憂恤惟往萃五斯无咎耳如是者所以定志也言此以足亂萃之意玩傳可見

錢氏曰萃與比同所異者多九四一陽耳比初無應曰有孚者一于五也萃初與四應曰有孚不終者有二陽焉不終于四也及此時而號以求萃可以破涕為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者是也

䷬

六二句引吉无咎句孚乃利用禴禴蜀才作躍劉瓛作礿俱謬

傳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二中正應五當翕萃之時有汲引之吉故无過咎其所為萃者二五相孚皆以樸誠無事繁文故利用禴禴祭之薄者是彖所謂利見大人亨利貞也

王氏家傳曰彖以用大牲為吉而六二以用禴為利何也備物者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者人臣所以通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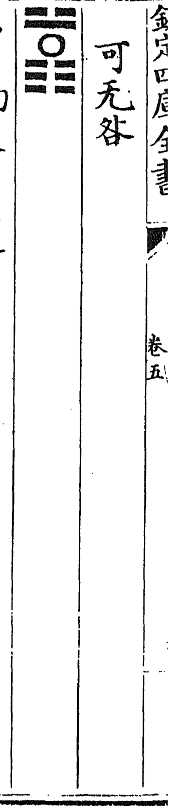
六三句萃如嗟如句无攸利句往无咎小吝

傳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陰柔不中與二陽相承固萃如矣而上與五隔夫萃之主則又嗟如與利見大人者異矣然而上承九四可因以萃五故无咎其无咎之嗟亦小吝耳无咎是本分嗟如小吝是餘意玩傳可見

吳氏澄曰與二陰萃于下而上無應故嗟嘆不得志雖無應而近九四之陽茍能往而上求九四之陽則

可无咎



九四句大吉无咎

傳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不中近五比陰是大臣之近君得衆者危地也危事也在此位者非合羣下以奉一尊之大善難當此萃矣傳曰不當位非君位也處萃之難地也

項氏安世曰無尊位而得衆心故必大吉而後可以

无咎胡氏炳文曰比卦五陰皆比五之一陽萃四陰皆萃五與四而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也無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得无咎

九五句萃有位句无咎句匪孚句元永貞句悔亡

傳萃有位志未光也

有位九五也萃所當萃也匪孚九四也各有所萃也貞正也五正其位四不能分也彖所謂亨利貞也萃

二陽上一陰而下四陰轉若四之萃者多也故傳曰未光

來氏知德曰九五當天下之尊為萃之主臣民皆萃可以无咎矣然四分其萃未免匪孚上溺陰私未免有悔故必反巳自修俾元善中正之德長永貞固斯悔亡而人孚矣

○䷬

上六句齎咨涕洟无咎咨虞翻李鼎祚俱作資又曰咨同俱誤

傳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萃之極不得萃矣四方歸附而一人向隅能無泣乎其𧨟硊不安形為齎咨至于涕洟怨艾之深尚可免咎視比之後夫又稍異矣

䷭

升句元亨句用見大人勿恤句南征吉升鄭作昇

傳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大象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

德積小以高大序卦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四隂二陽萃之覆推萃坤下兊上而此則坤上巽下

六得進而居五衆隂因風而上故名升内巽而外順

九二得中六五應之彼此合德而上下相須大亨之

道也以剛中之德遇虛中之主見且恨晚何恤之有

征行也由巽而坤皆行南方升象在焉行之而順志

无不得故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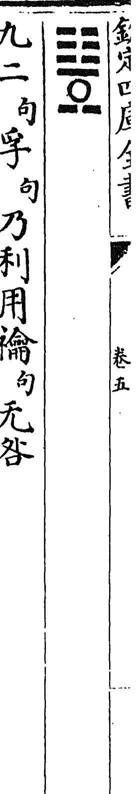
䷭

初六句允升句大吉

傳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信也柔以時升坤也初六柔爻與坤同體坤之所以升即初之所以升也上與四合即與坤之全體俱合其心甚孚故曰允方升之初志可知矣大吉之道也

來氏知德曰本卦原是坤土上升初與四皆坤故允升



九二句孚句乃利用禴句无咎

傳九二之孚有喜也

剛健得中上應六五之主此彖所謂剛中而應者相信之深不假外物語曰苟有明信要之以禮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薦於神明可以羞於王公則利用禴之謂矣何咎之有傳曰有喜益知其无咎矣禴時享祭之薄

者祭薄而誠至也巽為臭上與五孚有升歆之象故以祀言詩曰上帝居歆胡臭亶時毛西河譏禴為薄祭之無理然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觀之則禴之為薄祭亦明矣以時享視郊禘故薄也

䷭

九三升虛邑

傳升虛邑無所疑也

上坤有城邑之象陽實陰虛坤純陰故曰虛邑九三當上升之際以剛正之才臨至順之境一往莫禦傳曰无疑亦卦情也

☷☴

六四句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亨通亨

傳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柔以時升五其主也四近五疑于廹矣而以六居之則在坤體柔順之初不為躁進有土者祀其所祀而

神明享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祀其封内用此道也順之至也故傳曰順事

六五句貞句吉句升階

傳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當升之時居尊位以柔中之德下應九二其升甚大而從容有序彖所謂柔以時升者也貞正也即中正而應也吉之道也階拾級而登順且易也故曰

升階

熊氏良輔曰以順而升如歷階然

○

上六句冥升句利于不息之貞

傳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昧也上六陰昧升已極矣而猶不知止故曰冥不息之貞止也消退而不敢據也坤變艮則止矣此與豫上正同彼樂極而不知返此進極而不知退故皆

曰寘彼變離為明故有渝而无咎者此變艮為止故利于不息之貞又與晉上之義通彼當晉極之剛故曰角此當升極之柔故曰寘然皆有不已之心可以自治彼剛故維用伐邑此柔故利于不息之貞

石氏介曰已在升極是昧于進升之理若能知時消息但自消退不更求進乃利也

☱☵

困句亨句貞句大人吉句无咎句有言不信

傳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大象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繫辭困德之辨也困窮而通困以寡怨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三陰三陽與井覆推坎剛而兊柔二五剛而三上柔皆壓乎剛而不得舒傳曰剛揜而困之名義顯矣坎險兊說有可亨之理以九二九五之剛中也貞也大人也吉之道也又言无咎者以當困之時似不免咎

矣而剛中貞吉實所以亨困之道故无咎然而兌說

于外言語之象柔美無實失所為貞無可亨之道矣

故曰尚口乃窮

☵☱〇

初六句臀困于株木句入于幽谷句三歲不覿木陸德明作术謬

傳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而在于初初而又為六是困之最深而陰暗之至

不能自振者也株木身猶言椿木如所謂株守者也

凡人坐則臀居下臀困于株木則坐困之象也幽谷

陰僻之地坎象也坎初六曰入于坎窞是矣三歳不

覿困之久而不可見也離為明坎者離之反故傳曰

不明益愚陋之甚所以坐困之深也

☵☱○

九二句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句征凶句无咎

紱鄭作韍

傳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本爻剛而得中與五同德貞也有大人之吉者然身在困中惟安於日用之常且飲且食所謂困而不失其所者至於九五同志則誠而奉之可也貞吉之理也亨矣不然處困之時而急急于征行則失所爲貞故凶謂有中德而知悔僅可无咎而已困于酒食與征字對貞與不貞之别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九五應而九二從也凶无咎捬九五之剛中而二當補過

也

䷮

六三句困于石句據于蒺蔾句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句凶

傳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繫辭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陰極乘剛石也困而不可轉也本為揜剛之主據非其地而邪不敵正側足切膚如負芒刺又終不能自脫至于死而後已凶之甚也困人者之自困如此初六坐困不覿而止六三則妄行而困傷于外者必反其家而剛柔相悖非其妻矣家將安歸

九四句來徐徐困于金車吝句有終 徐徐子夏傳作荼荼翟元本同王肅本作余余

傳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自内而外曰往自外而内曰來九四以初六為正應陰陽相得志之所在故徐徐而來而體剛不中際困之位乘坎車之上不免于困也故吝然九五剛中亨困之主地分親切君臣相與以漸而合故有終蓋困之所以亨惟剛中為能有之大人之吉九二有焉四亦近之

九五句劓刖困于赤紱句乃徐有說句利用祭祀劓荀爽王肅陸績本俱作臲刖荀陸王俱作劓京房本作劊鄭云劓刖當作倪仉無據祭陸作享亦無據

傳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截鼻曰劓去足曰刖上下皆柔揜乎剛者齷齪刑餘之人也赤紱貴者之服即九二方來之朱紱謂九五也以剛中之尊而上有上六下有六四為其所揜是以小人而困君子其初必有不遂之志至以中體觀

之則兌本從容和說而剛中之德誠敬之至足以交於神明而況于人乎九二同德必同志矣此困之所以亨也貞也大人之吉也誠以奉祭祀而實用祭祀之誠以用人也祭天神祀地示尊者之事故屬五享人鬼臣下之事故屬二

䷮

上六句困于葛藟句于臲卼曰動悔句有悔征句吉臲說文作劓辥本同卼說文作魁辥本作杌

傳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葛纏累之物藟亦葛類上六陰柔揜剛而處困終似之困人者人恒困之而况九五乎况當困之已極乎于此而危促不安曰動輒得悔此固困于葛藟之時之心緒也然當此困之已極而猶不知變計則甘受撓累何能出困惟其有悔心而即決然以行則困極而亨此其時也故吉上六變乾健行者也故曰征征則出困矣

九二征凶而此征吉何也曰彼亨困貴貞而此出困尚變也

或曰動悔有悔吉傳連而分句不連何也曰動悔連于鮠𩨷有悔連征吉字故另解其意曰行也是省括之句也

䷯

井句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句汔至句亦未繘井羸其瓶句凶羸蜀才作累

傳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大象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繫辭井德之地也井居其所而遷井以辨義序卦困于上者必反乎下故受之以井雜卦井通而困相遇也

困之覆推兌反為巽而來坎下坎往而居巽上是巽下入而水上行有井象焉卦之所以名也夫古之耕田而食者皆鑿井而飲是以八家為井四井為邑皆

養道也然雨公之奉不皆世及邑可改也而鄉田同井則仍不改其間之鑿井而飲者无所喪也亦無所得益有定分矣二五兩爻上下反易而剛中不易君子之不失其守似之夫分定者用亦不窮是以往來者皆井其井而資之以不匱由五之井洌至六之井收勿幕有孚是矣則井養之成矣若幾至于泉而井亦未可繘則功有不到終至于羸其瓶是失其所養歸于自棄又不僅井泥井谷而已凶之道也養之為道

豈可茍焉已哉

不從鑿井而飲井四爲邑觀之則井邑之改不改及无得无喪與爻辭之舊井无禽大象之勞民勸相皆懸宕無著先儒亦多忽過

☵☴

初六句井泥不食句舊井无禽

傳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泥汙塞也水泉不通也不食不可食也井曷爲乎泥

也舊井也廢棄之地也古者田賦出車蒐苗獮狩必獲禽馬井廢則田廢故无禽也是田賦所不到故泥也所以然者何也爻在本卦之下不能上行者也

☵☴

九二句井谷句射鮒句甕敝漏射荀作耶訛甕說文作䙦鄭作瓦

傳井谷射鮒无與也

谷竅也井有谷則出于泥矣然非八家所往來也惟射鮒而已鮒魚之小者莊子所謂周視轍中有鮒魚

者也今谿壑之間有小魚往來若織者即射鮒矣其水甚淺雖異于泥然欲汲而不可得也甕更敝且漏矣欲汲而无其具也九二雖剛中而尚在井下與五之寒泉不應汲引之所不及故傳曰无與

九三句井渫不食句為我心惻句可用汲句王明句並受其福

傳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承坎離乎谷矣故渫潔可食此而不食則行者惜之上坎下巽水木相接之際正汲象也故可用汲國家之汲引人才視此矣上方虛已以接下王之明也下亦實以承上臣之願也亦社稷之福也九三六四相須之理也

蔡氏清曰為我心惻我指旁人所謂行惻也非指九三自惻也可用汲帶連王明並受其福皆惻之之辭也

䷯

六四句井甃句无咎

傳井甃无咎修井也

四居三五之間下有渫井上有洌泉無以蓄之則渫者谷且泥矣不能成洌泉之功故修之而不使汨于泥不致洩于谷泉之洌者賴之矣惟無應與故不言汲然不害其為自修之道也故无咎

來氏知德曰六四隂柔得正近九五之君益修治其

井以瀦蓄九五之寒泉者也占者能修治臣下之職則可以因君而成濟物之功斯无咎矣

䷯

九五句井洌句寒泉句食

傳寒泉之食以中正也

洌清也井之色寒泉泉寒而甘美也井之味食飲也

九五陽剛而中正正坎之中滿故其色清洌其味甘寒其質則泉也稼穡作甘皆賴乎此此同井者所共

食也内養充裕足以濟物者也

○䷯

上六句井收勿幕句有孚句元吉 收荀作甃誤 勿干寶作罔

傳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取也幕揜益也井以上出為功水以流通為利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至於上則井成矣收而勿幕取之無禁也彖所謂往來井井也孚信也六比于五實有泉源如期而至猶潮汐之言信潮也彖所謂養而

不窮者也如此而後完井之量故辭曰元吉傳曰大成

李氏過曰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且甃井道全矣故五井洌而寒泉上井收而勿幕功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

䷰

革句巳日乃孚句元句亨句利句貞句悔亡

傳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大象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序卦井道不可以不革故受之以革雜卦革去故也

四陽二隂鼎之𤼵推睽之同體澤火有相滅之質兊離有異配之志革之所以名也巳巳然也天下事害不什不變法必見其害之巳然然後人信之而不疑

十干甲首也庚更也是故蠱方有事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傳曰終則有始巽以申命則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傳曰無初有終此當改革之日如日自甲而巳當庚之際故曰巳日乃孚而傳曰革而信之也數以五而一變至巳則革之時矣舉當其時離明兌說二五中正而應孚可知矣此大善亨通而利且貞之道也革無不當悔之所以亡也以革之理言則天地四時其大者也以革之事言則湯武革命其

大者也傳故特表之

李氏簡曰巳日者已可革之時也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孚故巳日乃孚　何氏楷曰巳日即六二所謂巳日也乃孚即九三九四九五所謂有孚也悔亡即九四所謂悔亡也所以云巳日者變革天下之事不當輕遽乃能孚信于人乃難辭也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為新故有謹重而不輕革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巳革而為新矣九四當上下卦之交正改命之時故悔

亡獨于九四見之即彖卦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亾也

䷰○

初九句 鞏用黃牛之革

傳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革不可以輕試也當其初尚非可革之時堅其所守慎而不發可也黃牛之革物之堅者借象也九之剛正似之離為牛色黃故曰黃牛毛西河謂獸有皮而改去其毛因以名革按此則書稱希革毛毨為革字

之通義黄牛之革當對虎變豹變看

劉氏牧曰下非可革之位初非可革之時要在固守中順之道而不敢有革也

龔氏煥曰易言黄牛之革者二遯之六二居中有應欲遯而不可遯者也革之初九在下無應當革而不可革者也

☲☱

六二句已日乃革之句征吉句无咎

傳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彖曰巳日乃孚則巳日固當革之矣六二中正有應文明為體有革之才革之德而主之者五也與為正應又以柔順當之則不敢自專固其分也然剛正之主在上乘巳日之有孚時乎時乎不可失也由是出而從君撥亂世而反之正有相得益彰之美吉可知矣何咎之有傳曰行有嘉征吉之謂也不征則失革之時矣此二五之分也

䷰

九三句征凶句貞厲句革言三就句有孚

傳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剛而不中居革之介自用自專非喜事則徑情也革太驟而害隨之故征凶三危地也實危道也九四九五之所不與也苐有應于上兌口相孚革有成言至于三焉因以通五庶幾乎无妄爾傳曰又何之言不以疾征而致凶也言有孚而已匪征也非巳日之孚

也先儒謂此亦有孚而可革非也革必四五而後可

也觀四之有孚改命可見

☲☱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傳改命之吉信志也

水火既已相接則革之事行矣命令也如湯武之作誓作誥也九四剛而能下又近乎五當革之際方將創制顯庸與天下一變為新不得不革之時也而革

之為事出于非常疑有悔矣然以義制事即事以義起是革而當其悔乃亡也故曰悔亡是其革非私也是其命非美言小數也作新斯民天下信之故曰有孚悔亡而有孚然後可以改命也不然非有公天下之志而遽然改命四豈無慚德乎傳曰信志從悔亡有孚而知之也以四之能承五也

䷰

九五句大人虎變句未占有孚

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革命之主中天下定四海禮樂法度煥然一新本義所謂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是也彖曰已日乃革之傳曰革而信之五之與二剛柔相應孚之至者可以不言而信也故曰未占有孚見之者曰帝王自有真也聞之者曰天下自此太平矣其亦未占有孚之謂乎

九五得乾之一體有利見大人之象而允為卦體位

在西方其宿稱虎故不曰龍而曰虎乾德健舉故曰飛草道武成故曰變虎之變也莫如秋㝁正秋也鳥獸毛毨光潔鮮明而虎可知矣傳稱其文威德寓焉其次于聖作而物睹者乎

○䷰

上六句君子豹變句小人革面句征凶句居貞吉

傳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柔順在外當革之既成内有剛正之主俯而從

之方宣力而効忠亦敷文而演武依日月之光見名聲之爛益輔大人以成其草者故稱君子亦勸文治以光其革者故曰豹變豹虎類也而虎則獸之王也當虎變之時君子因豹變而興矣其在小人睹作新之化亦相視而喜向之面從者至是且革面矣是天下所歸往也革成而復他往則自外于大人之世矣故凶惟居貞得柔順之正亦從君之道故吉

龔氏煥文曰九三與上六皆曰征凶而有貞厲貞吉

之殊者三之征凶戒其不可妄動也上之征凶謂事之已革者不可復變也三當革而未革故守貞則厲上已革而當守故居貞則吉三革道未成上革道已成故也

䷱

鼎句元吉句亨毛西河曰程傳以吉字作羨文本義作衍文皆無據而元吳澄本明季本本竟從而删之何其妄也

傳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

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大象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雜卦鼎取新也

革之覆推革內之離往外六二上行而居五革外之兊來内為巽九二之剛與六五應而皆有中德巽順離明兩相為用是元善且吉而亨通之理也又水風為井而火風為鼎取象甚類其義亦皆言養也然井養者民而鼎養者貴其用又有大焉者傳故以享帝

養賢實之并及兩體而著其德之實焉

䷱

初六句鼎顛趾句利出否句得妾句以其子句无咎

傳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顛倒也趾下也初在鼎下六動為用故曰顛趾鼎自草來初當草故鼎新之始而二為鼎實初虛而就實亦去故取新之象故利出否否宿穢也凡有事于鼎者初必洗鼎亦其事也上離下巽皆女而六五位尊

初六位卑以六五而視初六則初固妾矣以其子以其能生子也九二者六五之正應而初六承之陰陽相與有生育之理焉妾能生子則母以子貴不害其為陽也故无咎

以其子與利出否對其義亦同出否傳曰以從貴也而得妾以其子不復釋者亦以其從貴也以初六九二有生新之理也先儒俱謂以其子為應四尚未知誰之為妾誰之為貴也

䷱

九二句鼎有實句我仇句有疾不我能即句吉

傳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陽實陰虚九二居鼎之中則鼎之實矣有能有其實也詩曰旨且有是也中也鼎之主也仇匹也謂六五也詩曰公侯好仇又君子好逑傳曰逑與仇同則不必其為怨耦也六五者九二之正應是固其匹矣而下乘初六若有嫉妬之象焉而九二得中六五正應

不昵于初莫得而疾之故曰不我能即並妻匹嫡之禍所由遠也故吉先儒皆以仇為怨耦故謂初為仇而所謂疾與不能即者皆空泛無著且不知二之守正者何在也傳之所謂終无尤者亦不知其何故也

胡氏炳文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二無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吉

九三句鼎耳革句其行塞句雉膏不食句方雨虧句悔句終吉

傳鼎耳革失其義也

三當木火相接之際鼎革互換之位以九居之過剛失中如鼎之方中而耳忽革又無應與上下不屬舉莫能勝故其行塞六二離明鼎中之腴也而隔四不遇離為雉六柔為膏故曰雉膏不食夫雉膏之美鼎所自有也而以耳革行塞失之是自有而自失之也

悔矣然離明在上而光不到虧也至㢲變為坎則雨矣坎以承離有水火相濟之理𤰞之用也始雖有悔而終則吉葢所以救耳草之失也

虧失也傳所謂失其義也方雨虧言虧在方雨之際也離不照也㢲變為坎則虧者滿矣言其失之可救也故申斷之曰悔終吉先儒以方雨虧悔為句來氏知徳以方雨為句虧悔又句俱未協

胡氏炳文曰井𤰞九三皆居下而未為時用井三如

清潔之泉而不見食猶三如猶中有雉膏而不得以為人食然君子能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猶耳三與五不相遇如猶耳方變革而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照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為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井三所謂王明並受其福者亦猶是也

六四句鼎折足句覆公餗句其形渥句凶形渥晁氏本作刑剭鄭氏本渥亦作剭

傳覆公餗信如何也繫辭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剛而不中三陽重疊一陰居下不能相承折矣鼎實既滿勢重而力不能任覆矣四近君故曰公餗當尊而敗公自赧赧顏故形渥夫餗之覆四之剛重為之

也繫辭所謂德薄位尊知小謀大力小任重是也本傳所謂信如何者即所謂不度德不量力也

胡氏炳文曰初未有剭實故因顛趾而出否四已有剭實故折足而覆餗

形渥舊有作刑剭解者釋文云剭重刑京房云刑在頄為剭又周禮司烜氏屋誅謂所殺不于市而以適甸師屋讀如其刑剭之剭此于爻義無所證而本文其形渥猶詩渥赭渥丹之類正德薄位尊知小謀大

力小任重者自愧之狀傳曰信如何亦形容之辭未嘗有刑辟之意朱氏震曰其形渥羞赧之象澤流被面沾濡其體也此為得之

䷱

六五句鼎黄耳句金鉉句利貞

傳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黄耳中五之虛也金鉉貫上之剛也鼎至黄耳而金鉉則實在其中矣九二曰鼎有實本爻之傳曰中以

為實意正相因利貞云者貞正也即中也六五柔中
故利貞五與二應實其所自有也而必及金鉉者上
九陽剛之助所以成鼎之功不可相離故也非正其
能合乎
鉉徐邈曰讀扃儀禮設扃鼏鄭元註今文扃為鉉陸
德明曰扃鼎扛也又公食大夫禮右人抽扃士虞禮
左人抽扃註扃即鉉字西河易註曰儀禮謂之扃周
禮謂之鼏玫鼏舊註云與扃同以木貫鼎从冂音同

與寫異正韻亦云㝢與扃同寫與冪羃同各為音義

然六書㽅部有寫無㝢是扃寫本二物二義而以為

一音者誤也至扃之為鉉則無異義然扃無用金玉

者或鉉即寫而不必别為㝢與以㽅之上觀之其象

亦若寫然

䷱

上九句㽅玉鉉句大吉句无不利

傳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鼎之為用主於調和若偏剛偏柔如五味之專一則失其節矣上九與六五相比既剛柔之得宜而九居六上又有剛而從柔之道是鼎之成也享上帝而養聖賢之寶器也以觀其上益鉉而飾之以玉者然剛柔協而五味齊用之貴行之利故其占曰大吉无不利

程子曰在上為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井亦然

易氏祓曰鼎與井其用在五而其功皆在上井至上而後為元吉鼎至上而後為大吉皆所以全養人之利者也

易翼宗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翼宗卷六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易翼宗卷六

湖北廵撫晏斯盛撰

下經

☳
☳

震句亨句震來句虩虩句笑言啞啞句震驚百里句不喪匕鬯

震歸藏作𡌵虩虩荀爽作愬愬毛西河曰吳澄以震來以下八字係初九爻詞竟以已意刪去何無忌憚至此

李本四同從之

傳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大象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說卦雷風相薄雷以動之帝出乎震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震動也震為雷震為足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序卦主器者莫若

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

以八卦言則乾交於坤之初以六十四卦言則於艮為震推陽動於下故名震陽動則嘉故亨震來兩震相重震而又震即大象所為洊雷也虩虩恐懼貌敬也啞啞赤子之初聲又讀如戹鎮定之至一笑一言有常度也百里侯國之地凡雷之動聞於百里聲之所至境內皆震也執匕鬯主祭者之事即所謂主器也震為長子而初爻剛正故繼體出治臨事變而

守不失也敬以主之德足長人矣

虩虩敬也非眩也啞啞有則也非放也不喪匕鬯有則之實也不忘所有事也居處恭執事敬其常也不必其震來然臨事而懼不疑所行亦並行不悖矣

胡氏炳文曰震驚百里以震雷取象不喪匕鬯以長子主器取象

䷲

初九句震來句虩虩句後句笑言啞啞句吉

傳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此爻成卦之主以故全用彖辭止加一後字以明之

而直斷其吉言此即彖所謂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者

然必敬謹之至而後言笑有則虩虩者主於中而後

啞啞者形於外也

䷲

六二句震來句厲句億喪貝躋於九陵句勿逐句七日

得　億偽古本作噫謬

傳震來厲乘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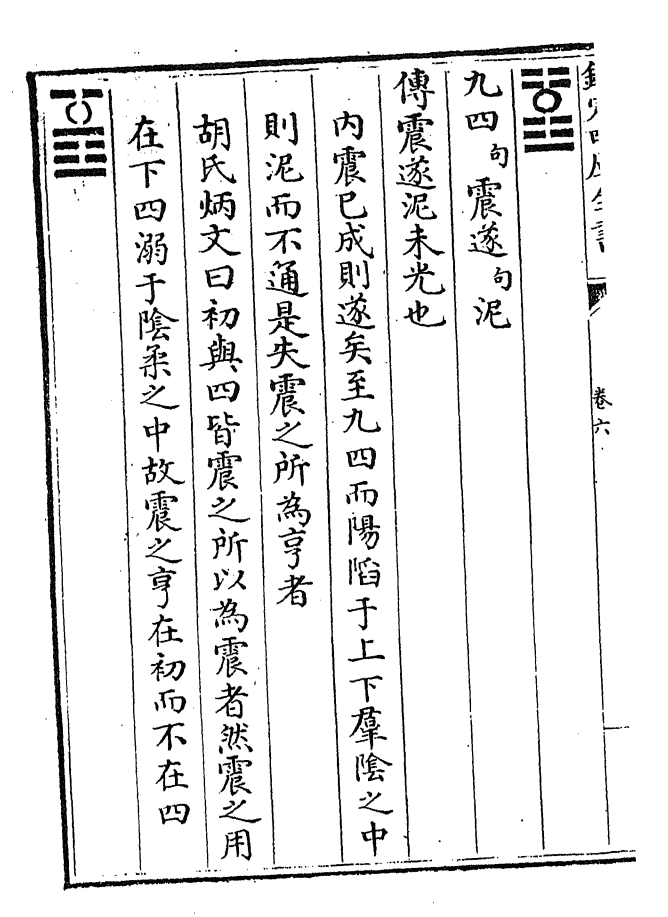
震來震之初來也厲危也陽方震動六二廹而乘之危地也億多也六五象傳訓大是也喪貝躋於九陵失其所有至於最遠之地也九陽數之極也陵林木叢薈之處震之為也勿逐能自守也以六二之柔順而中正也敬天之怒無敢馳驅也七日少陽之數剛退而柔安故失者可得也處震之道莫善於敬二雖不如五之无喪有事然亦能自守而有得

䷲

六三句震蘇蘇句震行句无眚

傳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以柔處下卦之極不中不正故震之一終而遂蘇蘇然不甚驚懼也與虩虩者異矣震行對震來震往而言此爻震之一終如雷聲之巳行也凡雷之震既巳發聲則其勢愈盛更當自省其身使无一眚不得蘇蘇然少釋其恐懼也



九四句震遂句泥

傳震遂泥未光也

內震已成則遂矣至九四而陽陷于上下羣陰之中則泥而不通是失震之所爲亨者

胡氏炳文曰初與四皆震之所以爲震者然震之用在下四溺于陰柔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

六五句震往來厲句億无喪有事

傳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謂內卦來謂九四六五得震之最中往者已然來者同體遠鑒近察皆為震地盎無時無處不自厲也然震而得中敬以直內中有所主故不喪其所有事五之所事至大也故曰億无喪有事而傳釋之曰大无喪也彖所謂不喪匕鬯彖傳所謂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是也

震之往來當在四而四泥矣不若五之光也震之不喪匕鬯當在初也而五則出而守宗廟社稷矣初者震之主爻五者震之正位合初與五觀之而彖義始備震來虩虩恐致福即往來厲之心也笑言啞啞後有則即億无喪有事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之本也虞氏翻曰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故无喪有事也熊氏良輔曰震往亦厲來亦厲皆以危懼待之故能无喪有事葢不失其所有也此卦辭所謂不喪匕鬯

能主器以君天下者與

☳☳

上六句震索索句視矍矍句征凶句震不于其躬句于其鄰句无咎句婚媾有言

傳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震極矣索索然志氣之消沮也故其視矍矍然神貌之閃鑠也上六陰柔之至中無所主故也志先亂矣行將何之凶道也然沮喪者因敗行而儆戒者可無

虞也當震之未及其身方及其鄰之時而早圖之則修省生于恐懼雖未能致福亦可寡過也故无咎鄰比近于身者謂六五六五震往來厲不敢康寧如彼上六當覩此而知戒也上六變而成離長男中女有婚媾之象又為噬嗑故有言而連類及之見不可徒震也

趙氏光大曰陰處震極故當震之來志氣消沮瞻視徬徨驚懼之甚也以是而行其志先亂凶也所以然

者不能圖之於早也若未及身而方及鄰之時豫為

圖之則无索索矍矍之咎矣

☶☶

艮其背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句无咎

傳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大象兼山艮君子以思

不出其位說卦山澤通氣艮以止之成言乎艮艮東北

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止也艮為狗艮為手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序卦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雜卦艮止也

周子曰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義也深乎

以八卦言則乾交於坤之三以六十四卦言則與震相覆推陽止於上陽外隂内各止其所而彼此敵應若有所限者然故名艮一陽二隂卦象如人之背艮文如身之反故曰艮其背凡人見其前不見其後背者人所不見之地也艮其背則身不可得而跡矣身不可得而跡識蓋居天下之先矣識居天下之先其行實不處天下之後將跡其行乎當于其庭而行其庭已不見其人矣其行固在衆行之先矣是其行也

即其止也豈復有人之見哉事物紛紜動矣然各止其所而不亂則亦静也所謂動亦静也此艮之大義也艮為門闕故言庭

玩傳艮其背一句是主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三句相連中著是以二字更明總是静為之主則動亦静不滯於行斯止之極也道理十分圓相先儒以艮其背行其庭平對者皆失之千里蔡氏清曰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背不用一

理也益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此理若充得盡即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陳氏琛曰背者北也人之一心靜之所養有淺深則發之所中有多寡而於靜全無得者一步不可行也二說得之

䷳

初六句艮其趾句无咎句利永貞趾荀作止通字

傳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取象於身則初即其趾也凡人之行其趾先動六

柔得止之正故曰艮其趾艮其趾則不妄行矣故无咎然趾易動者也六柔貞也即正也必永其貞斯不失艮之初意也不然趾不自禁而能為艮乎

☶

六二句艮其腓句不拯其隨句其心不快拯陸作承

傳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上下敵應五雖同德而陰必從陽故六二舍五而比三陰陽有相與之象欲止而不能自主者也凡卦從

上者進從下者退比三而不從初故傳曰未退聽取象于身在限之下趾之上則腓也腓足肚也不動者也然隨足而動其必然之勢不能止也是違心而動也故不快

咸二曰咸其腓此曰艮其腓象之同也皆艮之下體也三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義之同也咸隨四而此隨三也陰陽之相牽也

䷳

九三句艮其限句列其夤句厲薰心夤鄭作䏰説文作胂荀作腎

傳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上下體之交腰際也夤夾脊骨也薰烝動也沖也猶言憂心沖沖也止其所而後為艮人之一身上下運動皆在其限則限非可止之所也而九三以剛居之堅確之甚止其所不當止若艮其限者然艮於其限則其間之骨節堅强不可運動又若横列其夤矣危道也身危則心不安故厲薰心此所謂氣壹動志

者也

楊氏啓新曰此爻惡動以為靜而反至于動心者葢心之與物本相連屬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則事應于心而心常泰然有意絶物則物終不可絶而心終不可靜矣

☶

六四句艮其身句无咎

傳艮其身止諸躬也

限以上身之正體一止則無不止矣然艮之為道艮其背必不獲其身也而四之為止僅在其身是能止於有形而未能止於無形也免咎而已守身而安非復艮限列夤之厲亦無艮腓不快之憂

胡氏瑗曰人之體統而言之則謂之一身分而言之則腰足以上謂之身六四出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是身之象也夫人患不能自止其身令能止之得其道使四肢不妄動故无咎也

䷚

六五句艮其輔句言有序句悔亡輔虞翻李鼎祚作𢋀

傳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得中中則無不中於理者而於人身若口輔然口容止止非默也言中倫倫序也序則其止也斯所謂止其所之一端矣夫駟不及舌悔也言之无序也詩曰莫捫朕舌捫則艮矣故艮其輔而後无悔也龔氏煥曰艮其輔非不言也言而有序所以為艮也

谷氏家杰曰止在言前非出言方思止也然有序為止亦非緘默之謂也

䷳

上九句 敦艮句 吉

傳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厚也以陽止陰之謂艮而本爻在重艮之上當艮之終要艮之成止之極也定且静而物不能摇也是之謂厚艮其背不獲其身之究竟也艮背體之神敦

艮用之實主靜者必自得之

胡氏炳文曰敦臨敦復皆取坤土象艮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也其厚也彌固故其象為敦其占曰吉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

䷴

漸句女歸吉句利貞

傳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大象山上有

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序卦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雜卦漸女歸待男行也

漸歸妹與咸恒似以四卦皆乾坤之子女而剛柔内外有相交之理故取象於夫婦嫁娶之事咸曰取女此曰女歸彼少男少女之相感此少男長女之中應也漸辭曰女歸下卦曰歸妹彼少女長男之相從此少男長女之相訂也本卦與歸妹覆推故雜卦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義尤顯切漸者禮之

始也禮始于誼夫婦女之歸最為有漸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是漸莫如女之歸也艮止于下而巽進于上是止以為進亦漸也漸本進而有序之文女歸則漸之義矣吉得其義也利貞爻之中也以歸妹覆推則下卦之兑上進為巽而九二居於九五位既尊而有功陽剛得中又正而可以正人貞之道也故利貞

䷴

初六句鴻漸于干句小子厲句有言句无咎

傳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之賔也隨陽南北而其行有序卦體陰陽相次乙乙徐徐亦似雁行故爻俱取鴻象婚禮用雁義亦然也干水涯也初六漸之最初柔弱處下而不進若舍磐之安而不有者似危也故無識者疑之是厲也因厲而有言誚讓也此亦小子則然耳然以漸之義揆之則正慎始安身之道故无咎用柔所以不躁而

能漸也觀晉初之摧如可知同一難進之義矣若升之初六曰衆允則以其為卦主也義自不同

䷴

六二句鴻漸于磐句飲食衎衎句吉磐史記漢武紀引作般註云水涯堆也

傳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磐大石也磨滐大阿之間有之水鳥栖息之所衎衎從容而不競也必于磐而後得飲食之衎衎則前乎

此者有漸也飲食衎衎以圖進則後乎此者有漸也葢鴻之為物秋南春北未嘗寧處故飲食衎衎非終安乎此也傳曰不素飽其義精矣漸之最中正者也又有應于五也

胡氏炳文曰艮為石則有磐象鴻食則呼衆飲食衎衎和鳴也初之小子厲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衎衎安且樂矣時使之然也

九三句鴻漸于陸句夫征不復句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孕荀作乗誤

傳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以剛而處危地失所為漸者也陸路也如南陸北陸之陸鴻之為物木落南翔氷泮北歸此隨日之南北陸以為行也即漸也而九三過剛又無應與秋末立而遽南春未立而遽北其去也獨行無侶非上九漸

陸之義惟一往不返耳九陽爻故稱夫將遽進而以巽女為婦耶陰陽相比似可以孕矣然少男長女時未至也非夫婦之道不可以生育凶可知矣其剛急之性將何所用哉惟寇之至也禦之以健捷則退所謂漸不可長者此則其利也內卦艮象止也于義為順故可以相保

䷴

六四句鴻漸于木句或得其桷句无咎

傳曰得其桷順以巽也

巽為木六四柔而下乘故為桷桷柯也鴻本不木棲而當漸之交又巽之下體適漸于此未可托也然柯尚可容足不至顛墜得柔順之道不失漸之義故无咎進近九五四多懼而以柔處之故安也以陰從陽亦順事也

房氏喬謂上附于五可也其謂五為桷則不可也九五尊而高非足履之象惟以本爻之柔為平柯而托

乎其間以附五斯得之君臣之義夫婦之道也

䷴

九五句鴻漸于陵句婦三歲不孕句終莫之勝句吉

傳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鴻式南陸北陸以為飲食之所耳磐則其所也于陵則已遠矣然九五得中于陸為儀即在其上無所間也豈至於九三之失道孕而不育哉以婦道言之亦不過三歲不孕而已漸之貞也本卦歸妹之反故兼

以婦道為象即彖之女歸同一意也

○䷴

上九句鴻漸于陸句其羽可用為儀句吉

傳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陸胡氏程氏本皆云當作逵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至范諤昌吳澄季本直改作逵皆非也朱氏震來氏知德毛氏奇齡知陸之不可改為逵而朱氏據虞翻以九三為陸謂上所往進也所反亦進也漸至九五

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來氏謂九三之中爻水在山上故自干而陸此爻變坎又水在山上故又有鴻漸于陸之象毛氏謂上與三為表裏上爲極即三止極故復漸于此亦非也陸字漢隋以後竝無訛誤隋盧思道孤鴻賦序云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是其傳已久若以韻證則逵儀不叶顧氏炎武曰古人讀儀為俄不與逵為韻足破前誤至謂上復漸于三又大失爻理不知陸之為路不必其為逵也不知漸之

各異不得以為三也日行南陸則鴻漸而南日行北陸則鴻漸而北三未極而漸陸故離羣而失道上巳極而漸陸則羣飛翺翔行列整齊故其羽可用為儀也者徐徐然有次第也乙乙然相聯屬也傳曰不可亂正以其行列言也為異說者當細玩之

☳☱

歸妹句征句凶句无攸利

傳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

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大象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序卦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雜卦歸妹女之終也

歸妹漸之覆推與咸恒悖㝵反為兑為少女妹象也艮反為震為長男而兊女下之歸也然女先而男後女說而男以動是女為之主故不曰妹歸而曰歸妹也婦人謂嫁曰歸嫁娶之道男先于女六禮行而後成婚此咸之所以取女吉漸之所以女歸吉也今不

以漸而歸者妹非咸之正失恒之道者其體則陰爻皆外而陽居内其象則女先而男後行之悖理凶可知矣不特此也二剛而三乘之四剛而五乘之是婦將制其夫矣復何所利哉不善如此總之此為漸之反而大遠於咸恒者是故士女之行禮為大失禮者凶必隨之

䷵○

初九句歸妹以娣句跛能履句征吉

傳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爾雅女子同出謂後生為娣曲禮世婦姪娣是娣者女弟從嫁者也兊本少女而初又居其下則娣象矣人之四肢下者為足兊體為毀折又變坎為陷為曳是跛也然有陽剛之德而尚可支撐中饋是能履也居下而承上可也雖不及遠其分為善以是而行亦吉也女歸不待男非禮也亦失時也初為娣則從嫁之媵於禮未失於時可待也卦征凶而爻征吉其分

巽也

䷵

九二 句 眇能視 句 利幽人之貞

傳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歸妹陰陽之相應者惟二與五而以陽承陰近與六三相比正當兊之上缺是眇也然本體剛而得中則目未盡盲也故能視而其為剛中也為陰所掩則幽隱之地矣第不為三所比昵而自守以中是即貞也

婦人之常道也則其利矣不然非剛明在中得無變節乎

胡氏一桂曰初二跛眇兊毀折象履卦六三亦兊體故取象同

䷵

六三句歸妹以須句反歸以娣須荀爽陸績作嬬誤

傳歸妹以須未當也

須女之賤者天文織女貴須女賤志曰須女四星賤

妾之稱六三不中不正居長男少女之間是婢妾之類而居卦下之上是又與妹為同體則娣矣長男在上尚非配也須不當也娣愈不當也取女之吉何有焉彖所謂无攸利者也

☳○☱

九四句歸妹愆期句遲歸有時

傳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剛而失中又處可懼之地未成其為歸妹也故曰愆

期愆期則非歸妹之征凶矣彼有取女之吉此有女歸之漸故曰遲歸有時傳稱其志者剛而實也

六五句帝乙歸妹句其君之袂句不如其娣之袂良句月幾望句吉幾前作既誤

傳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君即所歸之妹也如諸侯妻稱小君後世稱縣君之類對娣媵言此則君矣本爻位尊而柔順得中下應

九二是天子之妹下嫁于諸侯之象貴盛其所自有謙而不居故服飾其所自有儉而不奢也是以娣之袂反覺美焉衣之飾在袂故特舉之月與日相對謂之望月受日之光者也六五下應九二正相對也曰幾者不自滿也此爻得泰之六五故其辭同而于歸妹之義則于禮獨合何也凡婚禮男家主之而王姬下嫁之禮則女家主之在彖自凶而此爻自吉觀會通以行典禮此其顯者

䷵

上六句女承筐无實句士刲羊无血句无攸利

傳上六无實承虛筐也筐鄭作匡古通字

上六歸妹之究竟而本爻陰虛處外且承應皆陰將何所承乎是婦終不成其為婦也不成其為婦則夫無以祀先故刲羊亦无血此象所謂征凶无攸利者也故以全體觀則兌女也震虛筐也震又男也兌之不配則无血之羊也象之所以為辭也

程子曰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夫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為婦矣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葅歜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士皆然割取血以祭禮云血祭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篚而无實无實則無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

離絶矣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此傳相承而下正得聖傳專釋歸筐无實之旨朱子本義未協

䷶

豐句亨句王假之句勿憂句宜日中

傳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大象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

致刑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雜卦豐多故也

豐旅之覆推離明震動天地功用之大者明而動則百昌時遂百為交作百物俱備嘉之會也故亨假大也傳曰尚大言方大也勿憂憂也方豐大之時即為消落之漸能勿憂乎然日中者憂其昃惟常守其中則持盈保泰而豐者不至于嗇矣何也豐多故非明不足以照之物豐則明易蔽也惟中則物不足以蔽

之六五由艮内而為外震得中居尊為豐之主與離二同德相應皆中虚而不自滿也明也豐之主故稱王應離即宜日中爻辭來章之吉正發此旨

胡氏炳文曰豐之大有亨道焉大則必通也亦有憂道焉大則可憂也不必過于憂如日之中斯可矣泰晉夬家人升皆曰勿恤此曰勿憂皆極盛之時常人所不憂而聖人所深憂其辭曰勿憂深切之辭非謂無憂也

䷶

初九句遇其配主句雖旬无咎句往有尚

傳雖旬无咎過旬災也配鄭作妃旬荀作均劉昞作鈞俱古通字

彖曰宜日中離日也六二離之主而陰與陽配初九六二一陽一陰故曰配主相比故曰遇旬十日也十日之內猶然日中離明下照故无咎然時不可失也日中幾何往則速遇故有尚言尚往也傳曰過旬災見日中之為宜也

先儒俱以四為配主然兩陽非配亦非豐主又與宜日中之義不合不知離中為日之主也

來氏知德曰因宜日中爻辭皆以日言文王象豐以一日象之故曰勿憂宜日中周公象豐以十日象之以一月論已一旬也正豐之時也

䷶

六二句豐其蔀句日中見斗句往得疑疾句有孚發若句吉蔀鄭元薛仁貴本作菩斗孟喜本作主

傳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離日也日以虚而明以實而蔽又火日内暗而蔀者日積之數漢書律歴志七十六歳為蔀首又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蔀豐則交食日食甚則斗晝見又蔀鄣也豐二離體上有重剛既實而多蔽又質隂而無光故有此象往進也謂比三四蔽之者也故疑孚合也謂應五虚相照也二有中德與五相信去其所蔽則志共見矣故曰發若

蔀鄣也蔽也鄣蔽之至則日中而斗見本文離中而兩剛相比不得驟與六五相應故有疑象疑者以重剛之蔽也先儒俱以上應六五為柔暗之君故疑非也六五本有來章之慶何謂柔暗蔀當作虛活字或以為草名皆別義如鄭元薛仁貴本作菩註云小席廣雅云䔰蔀𩵋薺也俱與象義無涉且作實字則後所稱蔀其家者難通也

九三句豐其沛句日中見沬句折其右肱句无咎沛一作旆

子夏傳作芾沬漢書及字林子夏傳鄭元馬融本俱作昧肱姚信本作股

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當作旆王弼以為幡幔者是也蔀如步郭之蔽旆則幄幔之施更切近矣沬斗杓後星最小難見日中見沬如日食之更甚而小星皆見也服虔謂日中而昏者是也離體陰陽切近無光故有此象卦例上右下左三為離上爻折半則折其右肱矣居下卦之上

當豐大之時任大事者也然日中而昏不明之甚豈所以為豐哉偏暗無為故傳曰不可大事蓋昏而不明其體已虧何所用之如人之運動惟在右肱而傷折其半終不可以任事也旡咎云者言無所歸咎也

䷶

九四句豐其蔀句日中見斗句遇其夷主句吉

傳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離為日本交與日不相對照不能受光故豐蔀見斗與六二同傳曰位不當謂陽處偏僻亦不當日故幽而不明但六五柔中為豐之主九四承之則剛柔相遇亦相資也故吉夷正也大也善也詩曰降福孔夷不盡訓平也六五居尊故曰夷主六二離為下卦之主故曰配主先儒以初為夷主不知四有近君之義六五有居尊得中之慶也且主而又曰等夷亦不成文義于彖辭宜日中之義亦全無關照又傳曰行也

是行而遇五也若遇初則反而退矣豈可謂之行

䷶

六五句來章句有慶譽句吉

傳六五之吉有慶也

此所謂宜日中照天下者也兩虛相含離明照耀正豐而得中者無盈昃之慮也六五柔中居尊下有離中文明之德為之應則章之來也方未有已而豫大之慶美盛之譽其所自有此豐之最善而无憂者故

吉

䷶

上六 句 豐其屋 句 蔀其家 句 闚其戶 句 闃其无人 句 三歲不覿 句 凶 豐說文作豐闚姚信本作窺闃孟喜本作窒

傳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宜日中宜照天下而此則位處豐極在于天上不富天下而僅有其家者也豐其屋豐之極也蔀其家以自蔽也兩陰居中幽隱在內故窺其戶而闃寂無人

蔽之深也三歲不覿蔽之久也去日巳遠不明之甚

盈且昃也故凶

☲☶

旅句小亨句旅貞吉

傳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大象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序卦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雜卦親寡旅也

旅豐之覆推離外而艮內離柔而艮剛家在外而止之若寄寓然豐內之離為旅之外卦而六五得中惟中故順而兩剛比近彼此相資又艮止離明而柔麗乎其中亨道也是所以亨者柔中為之也陽大陰小故曰小亨以德言之則止者不窮于所往明者不昧于所止皆正道也故曰旅貞吉不然行不知止必窮于行止而不明必失其所是亨雖小而義則大矣故曰道不可須臾離造次顛沛必於是也

胡氏炳文曰在旅而亨亨之小者也然事有小大道無不在大亨固利于貞不可以亨之小而失其貞也正道果可須臾離哉

☲☶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斯郭京作㒋據王本改之者失古文意

傳旅瑣瑣志窮災也

瑣瑣鄙細猥斯賤役其所取災猶言自辱也本爻陰柔不中處于最下覩其行止之鄙細是斯役之為也

以此處旅失路誰悲人以為行之窮也而實其志之窮也李斯見鼠而嘆以為安可如鼠顧其自處何如而不知其志之早失終如鼠也其所取災辨之可不早乎

王氏應麟曰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唐郭京謂斯合作㒋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㒋

六二句旅即次句懷其資句得童僕句貞九家易李鼎祚本童作僮通字

傳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次旅舍之所即就也資與齎同聘禮所謂幾月之齎是也旅次所恃者資資之所恃者童僕倘其不貞則挾資而走或耗敗不貲旅次其能安乎六二柔順中正在艮之中則已止矣故為次陰爻為美利故懷資艮為少男而得其中以臨下故為童僕貞雖無六五

之譽已遠初六之災矣九三九四喪童得資均不如者知柔中之善處旅也

䷷

九三句旅焚其次句喪其童僕句貞厲

傳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小亨惟柔得之九三剛而不中是不能安於旅者旅以外為家而上逼離火則焚次之象以止下者為童僕而相隅重陰則喪失之義以剛居危當旅之界

故雖貞亦厲

丘氏富曰九三爻辭全與二反二即次而三焚二得童僕而三喪二之貞无尤而三之貞則厲者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也過剛豈處旅之道哉

☶☲

九四句旅于處句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資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益齋字之訛

傳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處詩曰于時處處是也四多懼而以剛乘剛非可處之地也非可處之地而處焉是旅而處者也失其所矣非所以安身也雖上近六五下應初六而得其資斧心終未快身未安故心未安也資財貨斧器用六五有美在中資也有資則必有斧

☲☶

六五句射雉一矢亡句終以譽命

傳終以譽命上逮也

人君無旅而五居尊位亦未可以等常視也火地之晉也曰康侯火山之旅也其諸應得國之亡人乎如公子重耳之在外十九年終反國而受天子之命是也若夫少康之居有仍宣王之依周召光武之在南陽未嘗非旅也一舉而光舊物亦未嘗不與爻辭合也要之艮手離弓射象也離又文明則雉之象矣中虛亡矢之象譽美名命詞誥皆文事離之光也六五柔中而居尊位當旅之時有事戎行然一舉而可得

也一矢亡言亡一矢而獲之賈誼稱無亡矢遺鏃之患言不戰也此曰一矢亡則一戰而克也終以譽命則以文告終也傳曰上逮云者本卦與豐覆推離本豐之下卦令離為上卦則自二而居五是上及也

程傳曰射雉謂取則于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無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朱子語類曰亡字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然程子以亡屬雉固覺未合而以亡一矢若因雉而失之

亦非文意不知一矢亡言僅需一矢也

䷷

上九句鳥焚其巢句旅人先笑後號咷句喪牛于易句凶

傳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離為火火炎上上九剛踈處旅之極又為科上槁故有鳥焚其巢之象笑剛上自以為得意快志也後號咷遇災而悲也易埸通牛離象變震為大塗又變小

過故有此象如處牧地而不自保致其所有者而失之凶可知矣前傳曰以旅與下此傳曰以旅在上義正相對下謂初與則九三之過剛自是不察其情之睽若棄所有而與之者然上即本爻故曰在以上之過高自喜不知其禍之至若適當有此者至喪牛于易則又知其終莫之救亦莫之悔矣

先儒專以喪牛于易為致凶之道上下文義隔絶然此爻旅之極過高自任罹災而終不知救者也傳曰

終莫之聞猶言人莫以告告亦不能聽也

䷸

巽句小亨句利有攸往句利見大人

傳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大象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繫辭巽德之制也巽稱而隱巽以行權說卦雷風相薄風以散之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橈萬物者莫疾乎風巽入也巽為雞巽為股巽一索

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髙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雜卦見兌

以八卦言則坤交于乾之初以六十四卦言則與兌相覆推隂伏入于陽之下故名巽以兩巽相重觀之則九二九五剛在巽中而五尤得正中正以行令則風流而令行初六六四柔在剛下順而承之承順以

善下則風從而行遠以柔下剛言是陰之為也陽大陰小故曰小亨以其行之順而言則一往無阻故曰利有攸往以九五剛中居尊言則大人之位故曰利見大人

張子曰陰在內陽在外故周旋不舍而為風是陰陽相巽也而陰為之內于義尤備朱子語類曰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此見巽之性情

䷸

初六句進退句利武人之貞

傳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六陰柔初巽下是以進退不決疑貳而趄趑也夫巽以申命而命方初下每懷遲疑將格而不行矣惟斷以定謀勇以作氣如軍令然有進無退斯克濟也此巽初之利也

王氏弼曰處令之初未能服令者也故進退也成令

齊邪莫善武人故利武人以整之

☴○

九二句巽在牀下句用史巫紛若句吉无咎

傳紛若之吉得中也

巽以申命牀坐而下令之所杜甫詩曰去歳茲辰捧御牀又王建宫詞曰柘黄新帕御牀高又如庾亮之據牀談詠王道之指牀呼坐是牀固所以坐而言也

五出令者也二行令者也初則奉令者也下而最親

又巽之所由名初因巽也以二視之則在牀下矣令由中出不少遲留或下吉征凶而付之史或祭祀祓禳而付之巫紛紛若若承之者順也惟其令之自中出也故吉且无咎非下之進退者可比也

令之善者言之而有與為聽紛紛若若聽之者衆也

二能用下也上之巽在四雖同在牀下而隅五不為上用故凶

周禮太史讀禮協事司巫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又周

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占吉凶祓禳除災害

毛西河曰禮王前巫而後史前後記告紛紛若若註

云若多也史繳若若

荀爽謂史以書勲巫以告廟征伐既畢史巫竝用此

承武人專以用兵言牽合未當

䷸

九三　句頻巽句吝

傳頻巽之吝志窮也

當上下兩巽之間故曰頻巽巽為風風之恒也為咎徵巽以申命命之煩也為亂政上無應下無與將比四乎又從五而不從三窮矣處頻巽之地則然吝道也頻復者德之虧頻巽者命之亂也

毛西河曰三當下巽之終而接上巽之始以巽承巽之頻者也夫下巽至三而巽窮上巽至上而巽又窮雖三在過巽上在不巽而其巽之窮則一也按此頻巽甚協其曰過巽則非也爻剛亦不巽也

䷸

六四句悔亡句田獲三品

傳田獲三品有功也

柔爻本致巽主彖初之進退而疑者柔之稱也四之悔亡而有功者柔承五也九五本剛正之君而六四為柔正之臣近而相得往必有功巽風之動春田之時又為利三倍故所獲必多三品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充君庖備舉之言其多也○四似初疑于悔矣

然上得九五與初不應則悔固亡之矣是四之善以柔而得五為功也故傳專及下句然言有功則悔之亡亦可知矣

郭氏雍曰六四近君志決于進無初六之疑則悔亡矣是以有田獲三品之功也六四至柔不應有田獵之功而以此順乎剛得之由是觀之則巽之為道豈柔弱畏懦之謂哉

九五句貞吉句悔亡句无不利句无初有終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傳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五為申命之主以九居五正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故貞吉九二不應前命之阻也而以九五之剛正者更之則悔亡矣彖所謂大人為巽所利見故无不利此當兩巽之中是申命而非初也故曰无初命至重申則震動恪恭日新又新矣故有終前漢書歷

律志曰斂更于庚是更之為言更也言事至此而當更也更則申命于先也又必申命于後也初已往矣凡所以申命者皆為終計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為終事計者周矣此所以有終也

程子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胡氏炳文曰蠱者事之壞先

甲後甲者飭之使復興起巽者事之權先庚後庚者行之使適變通張氏清子曰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况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于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葢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按此皆得先庚後庚正義而朱子本義以為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說本鄭元而于義未當漢律歷志曰

火盛于丁未嘗解為丁寧也陳揆于癸未嘗專為揆度也至毛西河以先庚三日為丁戊己後庚三日為辛壬癸謂以庚為主木為金所克則去木之柔而用金之剛甲乙為木巽方所屬行巽令者必去之甚為鑿謬大易一書只道陰陽並無納甲生克消洩之義知潔淨精微之教者必識之

○䷸

上九句巽在牀下句喪其資斧句貞凶

傳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外卦之所以為巽者四也以上視之亦在牀下然上處卦外无位者也將以四為本卦巽入之資乎而五方尊臨在中惟命之從上不可得而有也是失其所資之象也故曰喪其資斧其喪也上自致之資斧非其所能有也故正乎凶傳意相承而下言喪其資斧正其窮之為也

向來牀俱以為卧榻不知古人坐卧皆牀也禮父母

舅姑將衽長者奉席請何鄉少者執牀與坐則亦不

竟稱卧也

䷹

兌亨句利貞

傳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大象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說卦山澤通氣兌以說之說言乎兌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

言乎兑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兑說也兑為羊兑為口兑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兑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序卦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說也雜卦兑見而巽伏也以八卦言則坤交于乾之三以六十四卦言則為巽之覆推二陽一陰陽内陰外如水之内渚而潤外溢如草木百果鳥獸之内堅實而鮮潔外著故于水為澤而于時為秋自文觀之則初二四五剛皆在内三

上兩爻柔皆在外剛中正者説之實柔外見者説之著説則人情相協事必亨通故直指之曰兌亨也是其説也皆以剛健中正者主之也故利貞傳剛中而柔外正以説之實而言惟説故亨是其説本中正之為也故傳曰説以利貞明其非驩虞小喜之所為也推之至于順天應人而使忘勞忘死非中正而能之乎不中正而能為説乎向來以剛中釋亨柔外釋利貞未知聖傳之精即未知彖辭直指兌亨之義亦未

審兌說之真也此以全體觀說不必破碎分晰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一陰二陽俱宜陰為之主矣然自其既成女觀之則坤道也而其最初則仍是陽施而陰受益效法之謂坤此三女之用所以異三男也故兌巽雖陰體而仍以陽為之主也

☱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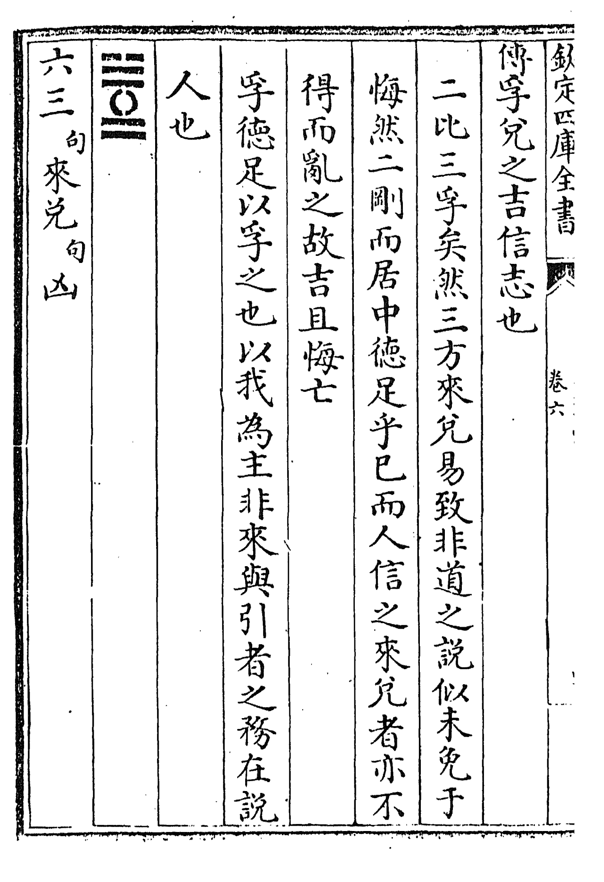
初九句和兌句吉

傳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爻剛無比在兌說之初赤子之性啼笑皆真禮所謂不妄說人者也不妄說人則發皆中節故謂之和亦和而不同矣私不得而干利不得而誘故吉本卦二三四五上皆陰陽相比比則暱暱則同而不和不和則疑即在所說之中矣惟初未與物牽行其心之所安雖違衆亦不害其為和也故傳曰未疑

䷹○

九二句孚兌句吉句悔亡



傳孚兌之吉信志也

二比三孚矣然三方來兌易致非道之說似未免于悔然二剛而居中德足乎已而人信之來兌者亦不得而亂之故吉且悔亡

孚德足以孚之也以我為主非來與引者之務在說人也

六三句來兌句凶

傳來兊之凶位不當也

重兊交接之地以柔居之上下兩剛皆有可說一兊方成又來一兊故曰來兊左右逢迎巧言令色何所不至哉妄說人者辱及其身而莫之悟也故凶來兊與頻巽相似謂居兩兊之閒致說者來而不已也不中不正諂媚之心有感皆說人情見可欲而動其幾亦豈在遠哉

九四句商兑未寧句介疾句有喜

傳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下比三上承五三陰柔而可説五剛正而當説將説三乎則違五將説五乎則失三兩相商而未安也然三本柔邪疾也五則剛中居尊有得君之象喜也而三在下體非我同類五為同體實我尊親如田之有界不可苟同也惟以三為疾而介不相亂則專于承五而喜起一心矣情雖可商而分有定屬故傳

亦專釋喜

來氏知德曰四與三上下兩體猶疆介然故以介言之比乎五者公也故不敢舍公而從私比乎三者私也故不敢割情而就理此其所以商度未寧也商者四介者九

䷹

九五句孚于剝句有厲

傳孚于剝位正當也

剝陰剝陽也謂上六而九與之比則孚于剝矣有厲者危之也九五陽剛中正而擬其孚慮其危者當兌之尊位容悅者衆而六以兌極相引志在剝陽近而易入勢有可危然不至咎凶者剛中正者為之也惟其為剛中正也故其孚也尚懸擬之其厲也亦若為或有之見其實可以自主也彖所謂說以利貞者也履之九五健體皆因其位而象之錢氏一本曰兌五說體與履五健體不同履五健體恐其和之難危在

夬兌五説體不覺其説之易危在乎故皆有厲之象

○☱

上六引兌

傳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重兌之所由成説之極而不自已引而長之不知所終故曰引兌而傳曰未光言其陰柔而暗昧也

毛氏璞曰所以為兌者三與上也三為内卦故曰來上為外卦故曰引

來氏知德曰不言吉凶者五已有危厲之戒也

☴☵

渙句亨句王假有廟句利涉大川句利貞

傳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大象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說卦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渙序卦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雜卦渙離也

三陽三陰陽上陰下散而不居坎陷而巽入水流而風行故名渙其定體則節之覆推也坎來居內則剛來居二仍得其中兊往居外則柔位乎四上同乎五此其所以亨也節苦而渙亨亦其對也王假有廟九五剛中以聚渙也萃之王假有廟九五剛中能致萃也巽木坎水以水乘木舟楫之象故為涉川而二五剛中巽行坎上故利惟九五剛正乃克有濟也故又

利貞

䷺

初六句用拯句馬壯吉拯子夏傳作抍

傳初六之吉順也

當渙之初勢猶未敗則猶可及止也然稍緩則不及故必馬壯乃吉用渙初之用也拯救也馬壯九二也坎為亟心之馬而九二得中初六相承相比陰陽相濟于以收將散之人心資涉川之大利成假廟之膚功不難也傳所謂順言其勢也

來氏知德曰初六當渙之初未至離披之甚猶易于拯者也但初六陰柔才不足以濟之幸九二剛中有能濟之具者初能順之托以濟難而得壯馬也○又曰陳平交歡太尉而易呂為劉仁傑潛授五龍而反周為唐皆拯急難而得馬壯者也

䷺○

九二句渙句奔其机句悔亡

傳渙奔其机得願也

机几也周禮五几通作机左傳設机而不倚是机即几也易舊註机依據之物宋禮部韻引此爻辭註云承物者是也二則已涣矣然坎自節之外而來此爻正彖所謂剛來而不窮者是九來居二坎為勞卦得其所安而初六比近相承有几象焉故曰奔其机奔則疑有悔矣而得其几則勞而得逸危而得安也故悔亡傳曰得願謂剛而得中也

郭氏雍曰九二之剛自外來而得中得去危就安之

義故有奔机之象惟得中就安彖傳所以言不窮也

☲☵

六三句渙其躬句无悔

傳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至于三則已及其身矣而有應于上以陰從陽義也藉以濟渙宜也忘其身以從上亦不至于自失也

陰柔處危有志于時得陽剛為之應則心之所向專一不知有其身矣陰柔悔也應剛故无悔

䷸

六四句渙其羣句元吉句渙有丘句匪夷所思 丘姚作近誤夷荀作弟誤

傳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此爻即彖所謂柔得位而上同者以柔下剛正位也近承九五上同也虛而守正一心奉君其本立矣九五而外旁無比應人臣義無私交公也忠也本然之善也天下之渙皆起于人自爲羣渙其羣則無所爲

渙矣正本清源莫大乎是以視初之拯馬壯二之奔其机三之渙其躬者徑庭也故元吉夫渙而聚之人所知也至即渙以為聚人所不知也孔安國書序曰丘聚也渙有丘則是渙之中即有聚之道焉莫之致而致不期然而然公忠之感善類將盈庭矣豈平常思慮之所及哉言其用之神也

胡氏瑗曰天下之渙起于衆心乖離人自為羣六四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而居陰得正下無私應是大

臣秉大公之道使天下之羣盡散則天下之心不至于乖散而無得以萃聚故得盡善元大之吉也

先儒謂此能散小羣以成大羣按此有語病凡羣皆私也黨也無小大之分故渙羣乃所以為聚

○☴☵

九五句渙汗句其大號句渙句王居无咎

傳王居无咎正位也

此彖所謂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者也去患如去

疾然有寒疾者必汗之有深患者必渙之此其渙之當如汗之也非大聲疾呼曷克有濟其大號則如汗之渙矣巽為風有呼號之象故曰大號凡此皆王之為也九五陽剛中正能正其位足以發號施令取羣邪而渙之乃合九有而奉一尊矣此王之居為无咎也以承先言則曰王假有廟以御衆言則曰王居无咎至出納王命者則六四也故曰柔得位而上同

上九句渙其血句去句逖出句无咎

傳渙其血遠害也

汗則汗之而已血則針灸也亦去疾之事語曰去疾莫如盡渙血則疾之根可拔也言其象也又變坎為血卦故有此象可舍而去之逖遠也出如出亡之出謂去之外境言遠去也此言其事當渙之極位處卦外有陽剛變柔之質見人心之離已極而豫遠之禍不及也故无咎此言其占

小畜六四血去惕出謂憂恤去而惕傷可出四字為句此渙其血與渙汗對三字為句各不相蒙本義謂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者誤至云渙其血則去渙其逖則出文義亦未安

朱氏震曰逖遠也去逖出一本作惕出然象曰遠害當從逖矣

錢氏一本曰去不復來逖不復近出不復入其于坎血遠而又遠何咎之有

䷻

節句亨句苦節不可貞

傳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大象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序卦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雜卦節止也

此與渙覆推渙巽上坎下故柔得位而上同此坎上兌下坎剛兌柔故剛柔分而剛得中得中謂坎之剛

得九五也毛西河引盧氏之說曰此本泰卦分乾九三上升坤五分坤六五下處乾三是剛柔分而剛得中不知雜卦反覆相推之法更不假此而前後渾合也澤上有水恐其過也故節之卦之取名言當節也唯剛得中故能節能節故亨傳說以行險之下皆節之所以亨也節以制度皆法天地四時以為節節即禮也其在性則發而皆中節也禮以嘉天下之會節之大者故亨此可貞之常道也若過其節則苦矣禮

盛則離豈常道哉故傳曰其道窮言非節之本然也
程傳不可固守以為常本義不可守以為貞俱未協
觀初九之不出戶庭九二之不出門庭一為无咎一
為凶此可知節之為道非拘若執一之謂矣豈獨上
九為貞之窮哉

䷼○

初九句不出戶庭句无咎

傳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繫辭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

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止水之流為澤坎塞其下為兑故初九為節之基當

節之初時不可出知此而安貧守道無與于世默足

以容道固然也初無所苦何咎之有户庭户内之庭

不出内藏也密也

王氏申子曰陽剛在下居得其正當節之初知其時

未可行故謹言慎行至于不出户外之庭是知節而

能止者故无咎

☵☱

九二不出門庭凶

傳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門庭門外之庭出而見人之所二已非遺人離世之地而仍不出焉過矣陽剛固守不與五應失時之宜即失節之道與節亨者異矣故凶

錢氏立志曰澤所以鍾水也水始至則增其防以瀦

之初九是也水漸盛則啓其竇以洩之九二是也二

與初同道則失其節矣

六三句不節若句則嗟若句无咎

傳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節也者中也正也六三偏暗處危即不節也不節而

自昧之終無補過之日矣如其嗟若則由侈泰而敦

禮數自悔深切修已誠至人終不得而咎之傳曰不

節之嗟是自嗟其不節也自知之明猶在也如初之知通塞二之失時極皆明不明之辨故嗟若者有補過之道焉

李氏彦章曰臨之六三失臨之道而既憂之節之六三失節之道而嗟若皆得无咎易以補過為善者也

䷻

六四　句　安節　句　亨

傳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澤為鍾水之區節也六四承九五之中滿而流通之下歸于澤是安節之象也以其位言之則六居乎四上承九五秉禮奉法所謂安汝止者也上下相與其志大行故亨

九五　甘節　吉　往有尚

傳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坎為水水有源而流通者必甘故美泉曰甘泉與源

而涸竭者苦故死水曰苦水是故甘也者美在中也中也者禮也中節也和也九五居中得正為節之主有常不溢斯其所以為甘乎順天地而協四時其吉可知行而中節即嘉會之合故有尚尚嘉也彖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

朱子語類曰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

上六句苦節貞句凶句悔亡

傳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居節之極窮無所之苦矣苦節不可貞而貞焉得無凶乎以之處已則固以之處世則逆悖天則而失人情凶之道也即所謂不可貞也傳曰道窮猶言行不去也悔亡言無不節之悔而已尚不能无咎也故傳止釋貞凶先儒以寧儉寧固釋悔亡亦未得節字之義文理亦費周折

苦節不可貞故凶至不節之悔則亡之

䷼

中孚句　豚魚吉句　利涉大川句　利貞

傳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大象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雜卦中孚信也

中孚與小過對待相推六三六四兩柔在内九二九

五兩剛得中柔內則虛而無一私之間剛中則實而有至誠之契此中孚之所以名也卵化為孚生生之真也豚魚江豚也天將風則出拜至信不爽生大澤之中卦體上風下澤故象及之信如豚魚無所作為出于本然則孚之至矣孚則無有不感者故吉至信自可以涉險而澤上乘木中虛有舟象焉故利涉也然孚之所以吉者惟其中也即正也九二九五鶴鳴子和有孚攣如何所不利苟其不貞重然諾矜期許

男女相私盜賊相救孚亦何取焉

豚魚先儒皆分二物取象坎巽惟來氏知德以為江豚取義風澤更覺切合從之

蘇氏軾曰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也內無陽不生故能剛得中然後為中孚也語亦親切

䷼○

初九句虞句吉句有他句不燕

傳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娛通易虞與憂對言安樂也又魏相傳云君安虞而民和睦娛義也非虞度之謂故傳曰志未變初九當孚之始守已自安則吉然有應于四懼其貳也貳則不安矣故曰有他不燕他謂四也不慮四之必貳者孚初不變之義為重

荀氏爽曰虞安也初應于四宜自安虞無意于四則吉故曰虞吉也有意于四則不安故曰有他不燕也

九二句鳴鶴在陰句其子和之句我有好爵句吾與爾靡之靡埤倉作縻陸績作䌕京房作劘傳其子和之中心願也繫辭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鶴當秋而鳴兑正秋也又為口故取象鶴鳴九陽也
而居下卦之中故曰在陰其子謂巽也巽兑之反禽
類而九五同徳六四含虚彼此相對故和彖曰柔在
内而剛得中爻傳曰中心願正謂二五之合也二五
實而含三四之虚非和鳴之致乎陰美而利好爵也
上下共之靡縻通繫而不解共天位食天禄彼此相
維爾我無間五非二誰與共此乎故曰我有爾靡此

曰靡五曰孿其理正同

言行應違皆由中出繫辭之義一也兑口出言巽風申命亦有象焉

☱☴

六三得敵句或鼓或罷句或泣或歌

傳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孚者惟中而六三處偏危之地將從二乎則已過之將從五乎則又不及有應者上九耳本爻不中不正

上九亦然故曰敵陰陽協應故曰得有應于上則中孚不孚何者情相牽也又當中孚之界上下卦交接之地情牽于外若將鼓矣而失其所孚則又或罷失所孚則或泣矣而不正之投則又或歌此中孚之所以不貴應也既無初九虞安之吉而有他不燕則此爻專之

來氏知德曰六三陰柔不正而上九應之此為悅之極彼為信之窮皆相敵矣是以或鼓或罷而作止不

定或泣或歌而哀樂無常其象如此占者不能孚信可知矣

六四句月幾望句馬匹亡无咎幾京房作近荀爽作既

傳馬匹亡絶類上也

陰受陽光四與五近如月之將望五孚之主萬邦作孚不可以二而六四比三稍有繫累咎必隨之然以陰從陽地位親切三雖同類不相及也坤牝馬故柔

爻亦稱馬同類故稱匹亡舍之而從五也如是則孚者專矣故无咎初九有他不燕六四馬匹亡无咎知孚之貴專也

〇䷼

九五句有孚攣如句无咎

傳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孚之主也剛健中正與九二同德相與中含二陰臣民之際渾然天合綢繆固結上下一致有若攣

然孚之至也彖所謂孚乃化邦者也貞以應天者也然𠋣曰无咎云者人君以天下之心為心一有不孚則睽且否矣咎可勝言哉緝熙敬止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斯所謂无咎非盛德未易臻此也二曰靡五曰攣卦情可想見矣

來氏知德曰攣如即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也靡與攣字皆有固結而不可解之意靡者繫戀也攣者相連也如與九二合成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故有此象

无咎者上下交而德業成也

○䷼

上九句翰音登于天句貞凶

傳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高亢不中孚之窮而失實者也以九五之盛德而矯而出之以為不足信以九二之忠摯則踈而遠之以為不足與所應者惟有六三而不中不正未足以為孚也張其文貌純盜虛聲務外不情不為鶴之鳴而

為飛鳥之遺音不在隂而于天其勢不可久居終窮之道也故凶彖曰利貞而此曰貞凶者彼九五應乎天而此之登于天者出乎天位之外也

胡氏瑗曰翰者鳥羽之髙飛也上九在一卦之上居窮極之地是無純誠之心篤實之道徒務其虚聲外飾以矯偽為尚如鳥之飛登于天徒聞其虚聲而已

蘇氏軾曰翰者飛且鳴者也處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飛而求顯鳴而求信者也故曰翰音登于天九二

在隂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葢相反也

來氏知徳曰禮記雞曰翰音而此亦曰翰音者以巽為雞也因錯小過飛鳥遺之音故九二曰鶴鳴而此曰翰音也雞信物天將明則鳴有中孚之意巽為髙天之象又居天位亦登天之象也登升也言雞之聲登聞于天也九二上孚于五在隂而子和上九不下孚于三翰音反登天其道葢相反矣中孚與小過相為對待孚盡則為小過矣翰音登于天借小過象辭

飛鳥遺之音為辭良有以也本義及來氏皆據禮文以翰音為雞葢取其信也豚魚也鶴也雞也皆信物故有所取爾也雞不于堺而于天必無之事斯所謂信窮而妄者歟

䷽

小過句亨利貞句可小事句不可大事句飛鳥遺之音句不宜上句宜下句大吉

傳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

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大象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繫辭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葢取諸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雜卦小過過也

中孚之對待也二陽四陰陽大陰小陰多于陽故曰小過剛柔偏勝皆過也然過柔尚可以自處故有亨

通之道而其亨亦必柔正不然則巽懦不可為矣故利貞二五之中即正也以處小事何所不利三四偏邪剛不如柔矣故不可大事陽内連而陰分列若鳥羽然故有飛鳥之象兩羽方張其過迅疾故僅有遺音二五皆中而二為尤正故宜下不宜上上謂五下謂二是何也六五之詞曰已上也大吉得適中之道又不僅小事之吉已也大事關乎天下國家小事日用常行

王氏弼曰飛鳥遺其音聲哀以求處上愈无所適下則得所安愈上則愈窮莫若飛鳥也按此上下之義亦活

䷽

初六　飛鳥以凶

傳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之初尚未過也下也彖曰宜下則當吉矣然過之幾浸浸乎動又有應于四不安于下以陰居初不

安于小偏妄之萌往而不返雖欲止之烏乎止之六爻惟初與上擬以飛鳥與彖同彖益四陰排列如鳥之翼初上如羽之張故直象之曰飛鳥也以凶云者謂自取也

孔氏頴達曰小過之義上逆下順而初應在上卦進而之逆同于飛鳥之無所措足故曰飛鳥以凶

項氏安世曰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

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則麗于網罟

龔氏煥曰大過卦辭以棟為象而初上兩爻亦以鳥言大過陽過于中而三四又陽之中也小過陰過于外初上又陰之外也

䷽

六二句過其祖句遇其妣句不及其君句遇其臣句无咎

傳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妣祖姑也孫婦祔于祖姑禮也六二柔中越兩陽而

與六五相應若孫婦之祔祖姑彼此同德故相遇也陽陰之君也越兩陽而同五疑若過之然陽不相應而二有中德非相抗也故曰不及五雖尊位然陰坤也臣道也彼此同心而未嘗失君臣之大分故曰遇其臣要之六二中正得陰之純雖處過之時而自守以道故不過也彖所謂貞也下也吉之道也旡咎則小過之大吉也

周易觀彖曰此爻與五兩陰相應有妣婦之配無君

臣之交故其越四應五是過祖而遇妣也無正應于上而居下位是不及君而自得其臣也竊按小過中孚陰陽之大分本卦以陰之過乎陽故曰小過也陽大陰小陽君陰臣同一二五之應不得謂臣妣有異遇也傳曰臣不可過正謂不及其君與過其祖之文稍異耳不與陽應故不及也六五則未嘗不同德相遇也

九三句弗過句防之句從句或戕之句凶

傳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本卦陽少陰多是陽不能過乎陰也三四陽爻故皆曰弗過陽不能過乎陰則陰欲害陽者也本爻雖有應于上正所當防而九三偏危之地未免少智是不能防人者不防則甚且以陰為美矣得無溺而從之乎從之則上且挾其已過之勢因戕之矣戕害也覆敗死喪皆不防之致凶何可言

來氏知德曰弗過者陽不能過乎隂也兩字絶句本卦隂過乎陽故二陽皆稱弗過防之者當備懼防乎其隂也

䷽

九四句无咎句弗過句遇之句往厲必戒句勿用永貞

傳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承五以剛自勝可无咎也陽少于隂亦弗過矣然不中不正近承六五不能不相遇也所處之位則

然也其遇之而往也有危道焉陰盛而五為之主四又多懼故也不可不戒所戒者永長而固守也小過之時為之也彖之利貞為六二言爻之勿用永貞為九四言也

☰☱

六五句密雲不雨句自我西郊句公弋句取彼在穴

傳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小畜陰畜陽一陰主之小過陰

勝陽六五主之故本卦爻辭與小畜彖辭同一不雨自西之象陰盛為雲雲升則不雨震動而艮止亦不雨也震變兑為澤又西方也六五陰過乎陽而居尊其事已大其勢已上六二不相與也其將何所取哉深求于上其類窮矣所取甚微非公狩所有事也已上之勢難乎為尊此彖所謂不宜上也不可大事也震張弓之象上六木杪巢穴之象又卦象飛鳥飛之窮者則在穴之象先儒謂下應六二為取穴之義未

知小過之時六五已上與下不交傳止釋密雲不雨曰已上則知下文皆同義矣非謂上文不雨而下文又别有所取也翼義顯然明盡惜乎昧之者少也

○䷽

上六句弗遇句過之句飛鳥離之句凶句是謂災青

傳弗遇過之已亢也

宜下不宜上上則窮矣當其在下猶相遇也上則陰陽離絶竟不遇矣所謂小過者此則竟過之矣鳥飛

而不止至于離其羣而不復棲未有不入于網羅者

其凶可知象曰飛鳥遺之音此且不聞其音矣以人

事言之所謂凶者外災内眚不一端也復之上曰迷

復凶有災眚此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彼陽復之窮此陰過之窮也

䷾

既濟亨句小句利貞句初吉終亂

傳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

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大象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雜卦既濟定也

既未濟兩卦對待相推六十四卦中泰否天地之合既未濟泰否之雜坎離之交水火之資天地之用故以終篇實時事往復之幾也天地之無終無始者也本卦水上火下其用交故曰既濟此如泰然然泰為天地之交既濟則水火之交故泰曰吉亨而此曰亨

又曰小也既濟言亨則已小矣然莫非亨也即思患豫防之義又既濟當用柔剛大柔小故曰亨又曰小也九五六二剛外柔内皆得正而當位是其利且貞也既濟之初猶未濟也内卦離體柔而得中虛已以上交審幾而度務此小者之所以亨也故吉既濟之終未嘗非小而窮隂在上偏暗不中不能永終以持其㪚亂矣上六曰濡首厲傳曰何可久此濟之所以難為終也

䷾○

初九句曳其輪句濡其尾无咎

傳曳其輪義无咎也

卦之初多稱尾初剛離體不遽進者故有曳輪濡尾之象又坎為輿輿下則輪也輪車之所恃以行者方既濟之始初九剛明是時方濟而不敢自恃者車之行恃乎輪曳輪則行者止矣濡尾有應于險能止險善補過也故无咎

周易觀彖曰既濟之初可以濟而猶未可輕濟也初居下當濟時有濡尾之象然有剛正之德故能曳其輪而不進則雖濡其尾而无咎矣葢欲進而即止臨事而懼者也故无咎

先儒因下小狐濡尾遂以本句亦取狐象上下文義兩端未貫傳曰曳其輪義无咎也上句是主甚為明顯惟周易觀彖深得彚義

䷾

六二_句婦喪其茀_句勿逐_句七日得　茀子夏傳作髴荀爽作紱董遇作髴

傳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柔順至中當既濟之時而不苟于濟者象所謂小者之亨初之所以吉也有慎儀守禮時不克違之象爻柔故稱婦婦行必有蔽茀蔽也喪其蔽則儀弗修禮不備勿逐不急索之也不行也有待也五本正應而三隅之四間之不能遽合也至七日則陽數一周而自復儀無弗修禮無弗備斯濟之至善者矣傳

曰得中道以二之德盛也非僅得其所喪之謂

茀虞仲翔曰謂鬒髮也王輔嗣亦曰首飾也子夏傳

亦作髴毛西河據此謂先儒不當解為車茀是不觀

二之為婦柔中得位貴也其為翟茀亦可知矣不必

以蒲藻為類也茀髴通

䷾

九三句高宗伐鬼方句三年克之句小人勿用

傳三年克之憊也

三當既濟之半是濟之將過者九三剛危之地又離為兵戈故有克敵之象上承六四坎體陰爻本卦水火之交離東坎西鬼方西戎也三年爻數也以三剛伐六四之陰期在必克故至三年三年則師勞力竭財用殫耗矣夫以國家之全勢必三年而後克之則濟之難可見克伐至于鬼方濟之盛亦可見也然其時已將過矣又承坎險小人之象而上六正應柔悅藏奸不可不慎故戒勿用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益事平之後當定規模非偏長制勝所能為亦非懷安溺志者所能與也其以高宗當之者易之時幾也殷道屢興至武丁之世中興之後不復再興正既濟將過之時也象以此爻當之而又曰小人勿用者殆與文王同一憂時之心乎西羌傳云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高宗征西戎三年乃克是其事也

䷾

六四句繻句有衣袽句終日戒 繻釋文作襦子夏王廙本作襦說文作需王弼

云繻當作濡

傳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之為濡王輔嗣說也蓋舟漏之謂袽敗絮塞舟漏之物與帤同徐鍇云帤帛臭書盤庚篇云若乘舟汝勿濟臭厥載則袽之足備舟漏自古有然矣六四既濟坎體故有漸濡之象而以柔居之不敢自恃其濟者故既有衣袽以補罅漏至終日戒嚴而不稍懈弛上有九五之君下有重剛之乘應是不安其所居者

也四本多懼此又甚焉故傳曰有所疑

古者削帛為繻關門符信也故舊說有以終日戒為關防戒備者毛西河謂不當以漢制解周易良是然漢制近古符信在身而衣敗絮不敢出以示人益亦疑懼之時為之也存之以見本字之義

張氏清子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為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水驟至焉

斯可以免覆溺之患

䷾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句 句 句 禴漢書作瀹

傳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既濟之君盛已極矣然六二為其正應是猶有尚儉之意焉殺牛祭之豐者禴祭之薄者東西彼此之辭言彼之豐不如此之儉蓋郊用太牢在冬而禴

祭在夏祭得其時宗廟用享故受福也此亦亨小之意離坎本東西之卦而離有牛象坎得中內實有致誠尚實之象致誠尚實時之大者故祭則受福

潘氏士藻曰五以陽剛中正當物久豐盛之時故借東鄰祭禮以示警懼夫祭時為大時苟得矣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在于合時不在物豐也東西彼此之詞不以二五對言

姚氏舜牧曰人君當既濟時享治之盛驕奢易萌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為訓若曰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此益敎以祈天保命之道

䷾

上六句濡其首句厲

傳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當既濟之終柔暗之甚而居坎險之極故有濡首之象厲危也傳曰何可久言濟極而衰也此象所謂終亂者也

薛氏温其曰濡其尾者有後顧之義濡其首者不慮前也恃以為濟遂致陷沒沒而至首其尾可知歷險而不虞患故曰亂者有其治者也既濟終亂其義見矣

朱氏震曰以畫卦言之初為始為本上為終為末以成卦言之上為首為前初為尾為後

䷿

未濟句亨句小狐汔濟句濡其尾无攸利史記引本狐涉水濡其尾

傳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大象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雜卦未濟男之窮也

與既濟覆推亦相對待水火不交故曰未濟否之似也然未濟有當濟之理離往居外則六居五而得中是能審度時勢而不失緩急之宜者濟之主也所以亨之才也坎來居内則九居二而未出中亦幾幾乎濟矣然險而難恃也故又有濡尾之戒言當慎始斯有終也

汔幾也幾幾乎濟也九二之才也而又言濡尾無利者懼其陷于險不終濟也坎之中也下二句本戒辭

而非九二之實象也傳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已了九二之事矣而于濡尾无利作一句解之曰不續終也是别有可慮之意故又合通體而結言之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則亨且濟之意居多矣先儒俱未全繹傳義

胡氏炳文曰天地不交為否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為未濟非不濟也未焉爾故曰未濟亨

䷿

初六句濡其尾句吝

傳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未濟之初柔邪偏暗又有九四為之應則喜于援上而不安其居故昧焉一往不知其所終極以此言濟蓋不免矣濡尾猶言失始也濡尾即濡首之漸既濟之濡尾无咎而此則吝者才為之也時與變為之也既濟之初才甚剛正事方濟而能止未濟之初則才甚柔邪急于濟而犯險此其所以異也

九二句曳其輪句貞吉

傳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陽爻才剛與五相應似勇於濟者而二有中德則不敢輕濟矣故亦有曳輪之象貞吉者得中即所以為正也故傳曰中以行正也

六三句未濟征凶句利涉大川

傳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征凶不濟也利涉大川則又竟濟矣是何也爻當上下卦之間火水不交之地故直提卦名曰此未濟者也以柔居危巽懦觀望不離于險征行固凶然于斯時也未濟已半坎難將盡必勇于濟而後離者合也下出坎險上應陽剛則未濟者濟矣此又為三勉也

䷿

九四句貞句吉悔亡句震句用伐鬼方三年句有賞于

大國

傳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出險近君有志于濟而有濟之才當濟之任者以剛濟柔正也吉之道也多懼之地雖若有悔而剛以濟柔實亡悔也是剛豈非未濟求濟之要哉以高宗之時觀之可見矣殷道中衰諸侯不朝人心離散非大加振作其何能濟則所以震疊其聲靈者先伐而後賞駿厲嚴肅之遺猶可睹也故用伐久叛之遠

國至于三年之久必克之而後已于是大國之効命者賞錫之典行焉一伐一賞所以為震者至矣此所謂貞吉而悔亡者也傳曰志行以濟為志即以志為貞也

來氏知德曰未濟與既濟相綜未濟九四即既濟九三故爻辭同亦如損益相綜損之六五即益之六二夬姤相綜夬之九四即姤之九三所以爻辭相同

六五句貞吉句无悔句君子之光句有孚吉

傳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柔而得中即所以為正亦无所為悔也六五位尊而離明故曰君子之光又虛中而應九二上下相資故有孚以爻之柔而得中言則貞而吉矣以爻之虛而有應言則有孚而吉也未濟而適能濟其善不勝言也

貞吉悔亡咸大壯及本卦之九四也皆以時義為貞

而亡其所悔至此爻連屬而言貞吉无悔則中德之盛為之又有異于他爻者矣

○䷿

上九句有孚于飲酒句无咎句濡其首句有孚失是

傳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未濟之極則將濟矣水火交而飲食衎衎所以需時也故无咎時乎時乎不可失也若溺于其中不復求濟則失之矣養其身以有為惟知節者能之

丘氏富國曰既言飲酒之无咎復言飲酒濡首之失何也葢飲酒可也耽酒而至于濡首則昔之有孚者今失于是矣

李氏簡曰未濟之終甫及既濟而復以濡首戒之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翼宗卷六